



東都事畧卷之十八

承議郎新推知龍州軍州兼管以

啓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侑

列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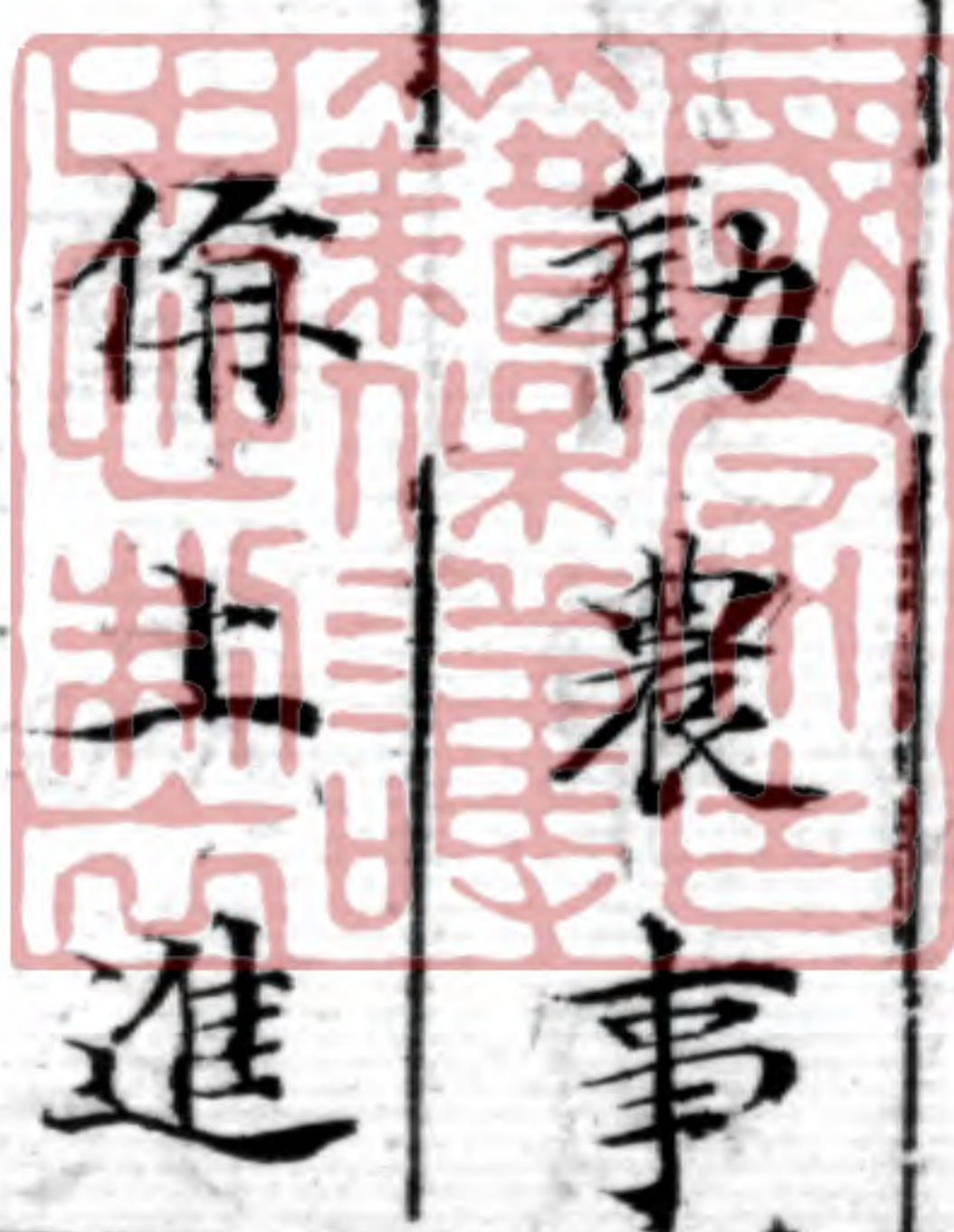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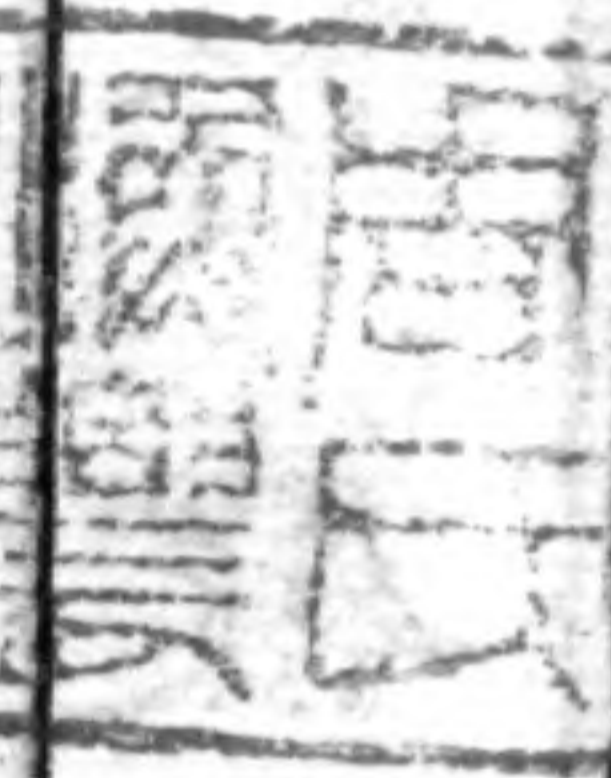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也母張氏夢人授

五色筆而質生九歲善屬文唐長興中舉進

士為忠武軍推官晉天福中懷其文見相桑

維翰維翰奇之擢監察御史稍遷主客員外

郎直史館召入翰林為學士契丹入寇晉出



東都事畧卷之十八

帝命十五將出征是夕質宿直出帝命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慮泄机事遂獨為之辭理優贍當時文士皆歎伏周太祖征李守貞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事皆中机會太祖問誰為此辭伏者以質對太祖曰宰相器也太祖起兵入京師遽令草太后誥及議迎湘陰公儀往乃白太后以質為兵部侍郎樞密副使周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參知樞

密院事世宗時累遷司徒洪文館大學士恭帝即位封質國公北邊今太原知小鈞結契丹入寇乃命我太祖北征為太師推戴自陳橋入城還府第時質又就食問中間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質執溥手曰倉卒遣將吾儕之罪也瓜入溥手幾出血溥無語既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太祖性仁厚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為大軍所副一旦至此將

若之何軍扶罷彥環接劍府声向質曰我輩
無主今日須得天子 太祖叱之不退質知
勢不可過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自
禪位之禮今可行也因具臣之且曰 太祖
既以受禪則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子無負
先帝舊恩 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成
禮 太祖由此殊敬重質 太祖既即位加
兼侍中仍以為相乾德初封魯國公二年罷
為太子太傅卒年五十四贈中書令祖和凝

知貢舉愛質所試文自以中第在第十三故
亦以處質其後質官及封國皆與凝同當時
為之傳衣鉢 太宗嘗言近古輔弼循規矩
措名器持廉節與無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
為可惜爾子旻兄子杲
旻字貴參以父任為千牛備身 國初為度
支員外郎知開封縣 太宗為開封尹頗器
重之嶺南平知邕州知淮南轉運使 太宗
時為三司副使累官給事中同三司坐擅市

竹木入官為王仁瞻所發貶房州司戶參軍
移唐州以卒年四十六

果字師回力學有文 太宗時由鄧州從事
為直史館歷任拾遺補闕擢知制誥以工部
郎中罷知壽州復為知制誥當遷翰林學士
太宗以其躁競不使居內職出為右諫議大
夫知濠州召為史館修撰至京師而卒年五
十六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也漢乾祐中舉進士

甲科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景崇
亂鳳翔周太祖將兵討三叛以溥為從事三
叛既平朝士及萃鎮嘗以書往來詞意涉于
悖逆者太祖藉其名欲擾之溥諫曰魑魅伺
夜而出日月既照則氛沴消矣請焚之以安
反側 太祖從之 太祖將大漸從召學士
草制以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已宣制 太祖曰吾無恨矣 世宗嘗問漢
相李嶷蟻彈書結北虜有記亂其者否溥曰

使菘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輩陷之爾世宗
遂優贈菘官世宗將討秦鳳溥荐向拱遂平
之世宗因宴酌卮酒賜之曰成吾邊功卿
擇帥之力也恭帝即位加尚書右僕射
國初進位司空乾德二年罷為太子太保加
太子太傅開寶二年遷太子太師太平興國
初封祁國公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曰文獻
後以溥謚同僖祖改謚文康溥在相位曰父
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謁祚引

觴為壽溥侍坐側客不敢安席祚曰此豚犬
爾不煩諸君起人稱其孝敬子貽孫貽正
貽正官至國子博士貽正之子克明尚太
宗女鄭國長公主賜名貽永令與之同行
貽孫字象賢顯德中溥在相位以貽孫為著
作郎國初遷部員外郎溥歲書至萬卷
貽孫徧覽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
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詢禮官無知者貽孫曰
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武

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幽州從事張建章普渤海記備言之普嘆伏貽孫累遷右司郎中以卒

貽永字季長真宗以其故相家也選尚主除右衛將軍駙馬都尉累遷右監門衛大將軍蔣州團練使請試郡得知單州徙徐州是時河決貽永作隄城南以禦水患詔褒之仁宗即位改衛州團練使知澶州遷懷州防禦使拜耀州觀察使歷彰化武定軍福後拜

彰德軍節度使知天雄軍改鎮保寧知鄆州自咸平中徙城而故沼為通衢密邇梁山泊春夏多病涉貽永相地聚東西道三十餘里至今人獲其濟徙定州成德軍康定元年擢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加宣徽南院使拜樞密使慶曆六年加同平章事明年封遂國公加兼侍中改鎮海軍節度使封鄴國公貽永以寵祿過盛願解樞柄乃聽罷侍中徙鎮彰德復以病求去位除尚書右僕射兼侍中景

靈公使卒年七十一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康
請貽永性謹寡言無綺羅声色之好惟養鶴
鴿數十愛翫而已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也少為刀筆吏隸
樞密院周太祖為樞密使問以卒乘數仁浦
對曰帶甲者六萬太祖喜曰天下事不足
憂也漢隱帝遣使害太祖仁浦曰公有大功
于朝廷握強兵臨重鎮以謗見疑豈不坐而
待斃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激怒心太

祖約其言遂長驅渡河及即位以為樞密承
旨世宗時為樞密副使陞樞密使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
密使始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士世宗
曰顧才如何爾遂用之恭帝即位加刑部
尚書國初進位右僕射乾德初罷開寶二
年春宴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朕酒乎
仁浦奉觴上壽太祖密謂之曰朕欲征太
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達太祖領之從征

太原至梁侯驛遇疾而卒仁浦性寬厚接士
有禮專務以德報怨世宗性急輕殺戮仁浦
營救而免者十常七八後出征鋒鏑之下而
無一人橫死者有鄭元昭者為解州刺史仁
浦婦翁李溫玉為推監使元昭不得專其利
乃誣溫玉之子從李守貞叛捕以告變欲中
傷仁浦周太祖為辨其誣獲免及仁浦大
用乃以元昭典五郡又嘗為賈延徽譖幾遇
禍愷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

戈以報怨不忍為也人稱其長者謚曰宣懿
後以子咸信尚主追封齊王

咸信字國寶國初昭憲皇后嘗至仁浦
第見咸信奇之開寶中太宗以咸信娶尚
永愛公主拜右衛軍駙馬都尉太平興國初
為吉州防禦使遷觀察使契丹入寇以咸信
知澶州拜彰德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徙鎮
定國武成知曹州改知河陽又知澶州移鎮
忠武真宗升宋州為南京以咸信太祖

舊臣加同平章事判天雄軍改鎮保平卒年
六十九贈中書令咸信頗知書亦喜待士然
性吝嗇喜規利子昭至觀察使

臣備曰自古治少亂多五代干戈之亂極
矣天既厭亂而思治故真主勃興此范
質王溥仁溥得以講揖遜之禮遂相
藝祖于五國之初而天下晏然也嗚呼以伊
尹之聖太公之賢皆以夏商之舊而歸湯
文蓋以受授于天者有不庸釋則舍湯文

將奚歸乎由是觀之質等所以歸有德
為無嫌也誠與夫買國而趨利蒙恥而立
朝者有間云

東都事畧卷之十九

列傳二

韓令坤磁州武安人也令坤少隸周太祖帳下世宗即位為殿前都虞侯高平之戰以功領密州團練使世宗征太原以令坤為都校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世宗伐淮甸命令坤等十二將率兵以徙來揚州將吏聞周師至開門以迎之令坤整衆而入市不易肆人甚悅徙鎮之安又徙世宗北伐有功恭帝即位

為侍衛馬步軍都虞侯。國初移鎮天平，加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太祖親征李筠，令坤率兵屯河陽澤潞。平以功加侍中，從討李重進，改鎮成德。卒年四十六。令坤有才畧，識治道，與太祖同事，周情好親密。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太祖聞其卒，甚悼惜之，追封南陽郡王。

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也。始事周太祖，得隸帳下。累遷指揮使。世宗征河東，城于高平，守信

以功遷親衛左第一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又從征關南，俱有戰功。自江州防禦使拜大成軍節度使。太祖受禪，遷侍衛馬步軍副指揮使，改鎮歸德。李筠文守信與高懷德率前軍破筠衆于長平，斬首三千級。又與懷德敗其衆三萬于澤州澤潞。平以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反，復命守信討重進，兼知揚州行府事。太祖親征守信，馳奏城中危道，破在昕夕。大駕親臨，可一鼓而平。太祖從之。

即日克其城移鎮天平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建隆三年請解軍職太祖許之守信每入朝宴賜甚渥加兼侍中太平興國初為中書令為河南尹征從幽州坐失律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尋封衛國公徙鎮陳州卒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武威郡王謚曰武烈子保興保吉

保興字光裔本名保正太祖為改之以蔭補供奉官稍遷至團練使雍熙初契丹寇邊

保興為澶州前軍駐泊徙寧夏綏府都巡檢常巡案晏子砮正黑水河趨谷中戎人數千騎度河邀戰保興伏兵于河澌候其半度急擊之其後數與戎人戰有功稍官至隸州防禦使卒年五十八子元孫

保吉字祐之尚太祖女延慶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領夏州刺史以軍功擢至朔州觀察使守信卒起復為威塞軍節度使知河陽大名府改橫海安國二鎮真宗即位

徙鎮保平景德初又徙武寧加同平章事契
丹入寇真宗將幸澶因先遣保吉與李繼
隆為排陣使對壘以待而虜騎數萬至城下
保吉不介馬而馳當其先鋒虜引去既而虜
請盟真宗錫宴財于行營謂繼隆等曰北
虜自古為患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皆
卿等力也保吉曰臣受命禦寇上稟成策至
于布列行陣指授方畧皆出于繼隆繼隆亦
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如保吉真宗

嘉其能謙寵賜甚厚改鎮下安卒贈中書令
謚曰壯武保吉有武幹奕世將相家積不貸
而始生射利所至侵擾其鎮大名也葉齊查
道皆知名士保吉悉命械頸而督運物論非
之先是守信鎮宛丘年五十七而卒保吉繼
居是鎮及其卒他年復與之同人皆異之
元孫字善長少守信恩補供奉官久之為閤
門祇候遷北京副使累擢至邕州觀察使廊
州延路副總管會趙元昊反陷金明峇元孫

與劉平戰于三川口為賊所執仁宗以為
已死贈忠正軍節度使及元昊納款乃得歸
言者請誅其辱國之罪仁宗貸之安置全
州後還京師卒年七十二

王審琦字仲寶河南人也漢乾祐初得隸周
太祖帳下為鐵騎指揮使世宗征劉崇以
功領國刺史審琦沉毅善謀所至有政績
世宗征淮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為刺史
命審琦司超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

見遂于郡人審琦方進軍授黃州聞令圖被
逐乃選輕騎術水襲城夜敗其衆而復納之
遂以兵破紫金山世宗圍濠梁審琦先拔
其水砦乃降及攻楚州審琦謂城陷淮人必
遁因設伏以待之果如其言審琦仕周累遷
至睦州防禦使宋興耀為殿前都指揮使
泰寧軍節度使從征李筠改鎮儀成討李重
進也副石守信將前軍出鎮忠正在鎮八年
寬簡便民屬邑令有以罪黜縣胥者僚佐以

為令不先白是輕主帥也請詰其罪審琦曰
五代以來諸鎮暴橫令宰之職不振久矣能
斥墨吏是可嘉也聞者歎伏從征太原改鎮
許州加同平章事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追封
琅琊郡王審琦素不善飲太祖宴之于後
苑祝之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
天之美祿也何惜不令飲之祝已謂審琦曰
天必賜卿酒量誠為君飲之審琦受詔連
十數醕無它苦自此侍宴必引滿及歸私家
即不能飲或強飲輒病也子承衍

承衍字希甫尚太祖女昭憲慶公主是謂
秦國賢肅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恩
州刺史加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遷應州觀察
使授彰國軍節度使契丹入寇出知天雄軍
端拱初徙鎮永清再知天雄真宗即位改
鎮護國卒年五十二贈中書令謚曰恭肅承
衍善騎射曉音律好吟咏以功臣子尚主貴
顯擁富貴厚自奉養而性吝嗇為世所鄙子

世融終內園苑使世融之子克臣以進士第
元豐中為工部侍郎終龍圖閣直學士子師
約尚燕國公主拜駙馬都尉英宗以前公
主廢舅姑之禮主偕輒并行齒諸父英宗
以為廢人倫不可為天下法思所以釐正之
仁宗即位推原英宗意下詔公主出降
皆行見舅姑禮公主以禮見舅姑自此始師
約官至保平軍節度使後謚曰恭惠子殖亦尚
仁宗女惠國公主

符彥卿字冠侯陳州宛丘人也父存審後唐
宣武軍節度使五代史有傳彥卿年十三能
騎射事莊宗于太原以其謹厚會出入卧內
莊宗滅梁以為散員指揮使郭謙之亂莊宗
左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殺十餘人莊宗
崩彥卿慟哭而去天成中以吉州刺史討王
都于定州改慶州刺史晉天福初拜同州節
度使出帝時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契丹入寇
彥卿拒戰于澶困虜騎數萬圍高行周于鉅

丘諸將相顧無敢當其鋒彥卿引數騎力戰虜解去行周賴以免移鎮許州封祁國公與杜重威李守貞經畧北鄙遇契丹至圍之于陽城衆十餘萬諸將無鬪志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與之力戰諸將然之彥卿大敗其衆契丹主乘橐駝而遁車帳悉為彥卿所獲改鎮武寧加同平章事契丹滅晉彥卿遂歸于契丹契丹主以陽城之敗詰責彥卿對曰臣事晉不敢愛死今日惟命契丹主

笑而釋之徐宋多盜契丹主遣彥卿歸鎮漢高祖入汴彥卿來朝改鎮兗州加侍中兼中書令封魏國公拜太保移鎮青州周太祖封彥卿為淮陽王鎮鄆州徙鎮天雄進封衛王世宗時拜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即位加太尉宋興遷太師移鎮鳳翔被病肩輿赴鎮至西京上言病亟假滿百日受奉如故為御史所糾于是罷節度使彥卿退居于洛乘小車馬遍遊佛寺名園人伏其曠達性不飲酒

謙恭待士對賓客清談終日不及世務為將
有謀善戰所得奉賜皆分給士卒故人樂為
之用卒年七十八周世宗二后太祖朝賜詔
德皇后皆彥卿女也自周及太祖朝賜詔
不名近代貴盛無與為比子昭信賀州刺史
昭厚天雄軍防禦使昭辱鳳州團練使為益
州鈐轄昭壽遊晏無度不能御軍神衛卒趙
延順以衆怨昭壽信用親僕捶笞軍人謀害
昭壽咸平三年正月旦中使來昭壽戒馭吏具

鞍馬將送之卒乃縱廐中馬陽遂而努之宣
擾之際延順率其衆殺昭壽及其僕都監王
澤聞變召都虞侯王均擒延順及其黨不能
獲乃推均為首如益州牛冕出奏漢州都巡
檢使劉昭崇與均戰死之均遂僭號大蜀建
元化順是歲王師討平之追斬首于富順監
云
王景萊州人也少為盜梁大將王檀鎮滑臺
以景隸麾下莊宗入汴景挺身來降仕唐至

奉國都虞侯清恭未從張敬達周晉陽金契
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授相州刺史遷耀州
團練使契丹入寇景與高行周破之于武城
累遷至橫海軍節度使契丹犯京師用其黨
為帥以代景下還至常山聞契丹主耶律德
光死即問道歸漢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周太
祖與景有舊及即位加侍中為護國軍節度
使移鎮鳳翔顯德初封褒國公加兼中書令
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討蜀大破蜀軍于上

部遂降秦州途三從鎮秦州恭帝即位封涼
國公國初加太保封太原郡王復以為鳳
翔節度使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追封岐王謚
曰元靖初景之奔晉也妻坐誅晉高祖問所
欲對曰臣昔為率過官妓侯小師家意慕之
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為妻足矣後封楚國夫
人景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
皆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曰王位崇不宜過自
損抑景曰人臣重君命也初封王朝廷以吏

部尚書張昭為使景尤加礼重左右又以為
言景曰我在行伍間已聞張尚書名今使于
我是國家厚我也子廷義廷睿廷訓廷義
仕至橫州團練使從征大原中流矢而卒廷
義性驕傲好誇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
者笑之時目為王當代景所莅鎮廷睿為牙
內指揮使尤驕恣景以其母被戮心憐之廷
睿或小有不如意必號泣曰還我母安用富貴
景不復問家財恐其所用過蓄陰墜馬而死

廷訓仕至左驍衛將軍

王晏徐州滕人也家世力田少為盍應幕隸
禁軍累遷奉國小校晉末與都拔趙惲侯章
戍陝州遂歸于漢高祖甚喜即授以節度使
及入汴加同平章事漢亡事周改鎮武寧封
勝國公因其鄉里以榮之也太祖受命進
封趙國公徙鎮安遠改封韓國以請老以太
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七贈中書令
王彥超字德昇大名臨清人也少事魏王繼

及繼及死乃仕晉為刺史仕漢為復州防禦使契丹入寇為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陣使從周太祖入汴湘陰公贇牙校鞏廷美以贇不得立據徐州以扼周太祖入拜彥超武寧軍節度使以征之又與王岐拒劉崇于晉州改建雄河陽三城河中三鎮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屢破劉崇之衆拜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將前軍敗淮人于壽州城下淮人乘不來援退保正陽淮人躡

其後會李重進兵至合執急擊大敗之遂北二十餘里師徙鎮永興移鳳翔國初加中書令太祖于彥超宴射于作坊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頓首曰歸滂之水豈足以安龍神陛下當日不留滯于小郡者天也太祖大笑未幾復鎮永興又為鳳翔節度使入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中封邠國公彥超語所親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今六十九矣

自當知止足之分明年遂請老拜太子太師
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彥超溫和恭謹
頌九鎮所至民安之而能引年告老為當世
所重如彥超自鳳翔來朝與諸將俱侍宴
太祖謂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非朕
所以優賢之意彥超曰臣無勲勞久冒榮寵
願乞骸骨以歸諸將競陳宿昔戰功及履歷
艱苦太祖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皆歸
鎮時論以此許之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也身長九尺餘氣貌洪
偉少負薪道遇晉高祖高祖見其魁梧甚奇
之因晉之帳下仕晉為寧國軍都虞使契丹
犯京師行德陷于契丹偽許自校因進送將
校數十百護所取尚方鏜甲還胡中至河陰
行德謂衆曰我與若等能為異域鬼耶衆素
仗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走其節度使
為延勲悉以府庫分諸校而權領州事遣其
弟行友詣太原勸進漢高祖喜曰來河陰依

行德行德以兵翼至京師援河陽三城節度使加同平章事移鎮成德周廣順初加兼侍中改鎮忠武封譙國公兼中書令改封邢徙鎮武寧世宗征淮行德坐失律左遷右衛大將軍契丹尋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宋國公國公改封韓再鎮忠武移安遠召為太子太傅卒年七十二贈太師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也父洪裕少漁貂裘陂有以二石鴈授之者其翼一檢左一檢石

曰吾北嶽使也言訖不知所之是歲生女為周太祖淑妃明年而廷璋生廷璋以淑妃故得賜官初為石飛龍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拜左衛衛大將軍宣徽撫院使降建雄軍節度使隍州關守乃請監軍李謙溥柝州事謙溥至隍并人來圍其城或請連取之廷璋曰賊遽至必未攻城乃募死士百餘人潛諭謙溥相應夜御枚擊之遂人人逐北數十里國初別之儒殿晉州兵疑廷璋周之近親欲

因之見必尔刃而廷璋接以至誠卒不敢發
初周太祖嘗之廷璋因涇副使懿廷璋屏左
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禍時論以罕
儒不能加害為若有施報也未幾廷璋自鎮
來朝授靜難軍節度使移鄜州代還為左千
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

郭從義字德基其先沙陀人也父古仕後唐
賜姓李氏古卒從義尚幼明宗時從義官至
內園使仕晉為宿州團練副使復姓郭云契

丹入寇漢高祖將建國從義首替其誅漢興
為鄭州防禦使拜鎮寧軍節度使趙思綰以
未興叛命從義討之師次潼關河中李守貞
來援從義大破之遂圍思綰拜未興軍節度
使思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佯許以華州節
鉞思綰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謁
見即遣武士執之并其黨斬于市以功加同
平章事周初加侍中移鎮許州改鎮天平世
宗北征以從義副符彥卿克排陣使世宗還

京師兼中書令又改鎮武寧乾德初拜護國
軍節度使來朝太祖召于便殿擊鞠從義
易衣絳馬精人景授以下太祖之知及罷
命升殿賜坐太祖謂曰卿之技誠妙矣然
非將相所為也從義大慙為右金吾衛大將
軍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從義為將有謀畧
為人持重博通技藝喜飛白書卒年六十四
贈中書令

臣傳曰唐李以來至于五代藩鎮之禍繼

矣宋興金坤從文彥卿握重兵在河北
守信審琦彥超彥以宿將處萬鎮而數之
者識曆數之攸在知天命之有歸故號令
一出莫不稽首聽命或納節以備宿衛或
請老而知止足使鎮藩之禍泯然而不作
克保功名長守富貴雖太祖之善御豪
傑而亦數子者能擇其禍福輕重而審處
之斯可以言智矣

東都事畧卷之十九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

列傳三

慕容延釗字化龍太原人也父章開州刺史
延釗少以勇敢聞漢高祖之起也周太祖為
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世宗即位領漢州刺
史高平之戰以功遷團練使拜睦州防禦使
從世宗征淮南為殿前都虞侯與宋延渥大
破其軍淮南平遷殿前副都指揮使淮南節
度使徙鎮世宗為殿前副都檢點太祖受

禪延釗時握重兵也真定太祖諭旨聽以
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巡邊一
方以安太祖深德之加殿前都點合同中
書門下二品以其父名章不曰平章事也李
筠叛命延釗與王金斌討之俄知濟州行省
事澤潞平加兼侍中徙山南東道節度使
王師南征延釗將行營前軍時延釗被疾
詔令肩輿即戎事遂平定荆湘是歲卒年五
十六遷鎮與太祖友者太祖仕殿前都點

檢延釗為副常兄事延釗及即位猶呼為兄
泊寢疾御封藥以賜聞其卒軫悼尤甚贈中
書令追封河南郡王
李延耘字正元潞州上党人也父肇仕後唐
為軍校討王節于定州令契丹來援為戰死
晉末延耘尚幼隨兄延疇至京師遇張彥澤
之暴延耘善射獨當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
之漢初隨折從阮于府州後從阮歷鄧滑等
節度悉委延耘以軍政李繼勳鎮河陽補延

耘右職絕勳罷世宗以巡耘隸太祖帳下
為都押牙令太祖北征至陳橋巡耘見軍
中謀欲推戴遂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入白
太祖太祖拒之既而諸軍大譟入驛門巡耘
臨机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奇之授客省使
兼樞密承旨從平澤潞遷宣徽北院使討李
重進為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巡耘知揚州
有善政拜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周保權乞
師討張文表太祖命巡耘與慕容延釗赴

之以巡耘為都監師次江陵高繼冲請舉族
歸朝即引兵趨湖湘大破賊于三江口又遇
賊即從富于澧江南擊敗之遂北至教山砦
賊棄砦走俘獲甚衆既而延釗大軍至州人
大惧縱火焚州城而潰保推幼為大將汪端
所劫藏于江之南岸僧寺中巡耘遣麾下將
田守奇帥師度江獲之磔于市遂入潭州盡
得荆湖之地坐與延釗不協謫淄州刺史卒
年四十七贈宣德軍節度使巡耘多机謀常

以功名自任自以受 太祖非常之遇思有
以報故臨事敢于有為遂至于貶 朝廷以
延釗宿將乃獨罪延耘而延耘終不自辨
太宗明德皇后延耘女也累贈延耘韓王子
繼隆繼恂繼和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
延耘兄延疇至作坊使有子繼凝終樞密直
學士

繼隆字伯圖以父任為供奉官常從宦于蜀
還涉危棧身與馬皆墜絕澗十餘丈而不傷

又更戍邵州至長沙遇蠻寇手足中藥箭得
良藥而愈曹彬平江南 太祖謂曰昇州平
可持捷書來時內侍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
會有机事當入奏繼隆請行 太祖以城未
下怪其來繼隆奏曰途遇大風天地冥晦城
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聞 太祖語之曰昇州
城已破如汝所言矣江南將盧絳擁兵數萬
繼隆以威信諭之乃降江南平遷荏宅副使
改六宅使 太宗征太原討幽州圍范陽繼

隆皆與焉又從崔翰戰徐河從潘美出伐北
皆有功李繼道叛命繼隆擊之屢破繼道之
衆改環州團練使從曹彬北伐繼隆殺虜黃
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力止之俄諸將兵
敗獨繼隆振旅成列虜不敢犯即以繼隆知
定州有敗兵數萬集城下繼隆給券俾各持
詣所隸太宗嘉其有謀端拱初累加至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軍節度使出帥定
州三年送芻粟入威虜軍虜騎八萬邀繼隆

繼隆以萬人敗之追奔過徐河十餘里初
詔止令堅壁清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
裁也中黃門杜延壽止之不能故成功詔
廢威虜軍繼隆謂梁門為北面保障不可廢
也遂復城守召還改鎮定難時夏州趙保忠
與繼道連謀朝廷患之命繼隆將河西行
營之師以討之既而繼道遁擒保忠以獻于
是諸將請誅保忠及出兵追賊繼隆曰保忠
凡上肉耳當請于天子今繼道遁去千里

窮碣難于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諸將
皆如其言至道二年白守榮馬繼忠等送糧
靈州為賊所邀敗于洛河 太宗聞之怒亟
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壁古井路赴
之繼隆以所出道遠之水請曰橐駝路徑趨
賊之巢穴 太宗遣周莹齎 詔功責莹未
至繼隆已出軍行十餘日不見賊而還諸將
失期繼隆乃奏轉運使陳偉梁鼎之乏兵並
坐免官繼隆嘗受 詔由旱海護靈州軍糧

繼隆固執曰古原州蔚茹河為便 太宗從
之乃帥師以進壁古原州是為鎮戎軍 真
宗即位改鎮安軍節度使召還加同平章事
徙鎮山南東道判許州景德初契丹入寇踰
魏至河上 真宗親征命繼隆為排陣使先
起澶州契丹數十萬逼州北城繼隆與石保
吉大破之彊弩斃其貴將順國王撻覓迨奔
數十里及車駕至幸北門觀兵召見勞問見
其部伍嚴整歎息久之撻覓既死契丹俱遂

請和加開封儀司三司卒年五十六贈中書
令謚曰忠武乾興初配享真宗廟廷繼隆
性沉厚御下甚嚴好讀左氏春秋賓禮儒士
子昭亮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
初繼隆請城鎮戎軍朝廷疑之繼和奏曰
平涼山川險阻虜柁夾落為中華襟帶城之
便太宗許之後復不能守繼和又以為言
遠城之以繼和知軍事李繼道擾邊繼和上

言鎮戎軍為涇原議謂北面捍蔽又為環慶
原渭儀秦熟戶所依今置此城以拒賊要路
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且此軍所
費止出四州地里匪遙輸送甚易又守邊之
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奸邪之憎毀欲其
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也臣聞李漢超
守關南屬州錢七八萬貫悉以給予非次犒
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取推場規光征稅當
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即誥漢超私物

所在悉免闕往旅漢趙居則營生戰則誓死
太祖之世一方為之安靜方今如漢趙之才
固亦不少顧以太祖為法選擇英傑使守
美武高官厚祿不吝與之乃可保必勝之功
又朝廷禁青鹽甚為允愜斯困賦之良策也
咸平五年繼和領兵殺衛理族于天麻自是
隴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繼和因請移涇原
帥臣于鎮戎以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為應
援真宗嘉之為并代鈐轄契丹入寇繼和

領兵赴趙州躡其後契丹請和復還并代遷
西上閣門使未幾擢殿前都虞侯領端州防
禦使卒年四十六

昭亮字晦之四歲補供奉官父繼隆北征昭
亮尚幼遣持詔軍中問方畧及營陣衆寡之
勢還奏稱旨累擢西上閣門使仁宗即位
進東上閣門使知代州又知定州徙瀛州踰
年拜成州團練使遷寧州防禦使徙定州改
延州觀察使拜感德軍留後為秦鳳路副都

總管徙永興軍路又徙天雄軍道除殿前副都指揮使尋知代州徙真定路都總管保州兵據城反昭亮往諭以禍福因稍之繼城下官軍遂入城以功拜懷康軍留後知定州明年拜武寧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有卒博于都市而撤屋杖相擊者捕斬之其軍校連州刺史宋緒來謝亦杖之庭下仁宗祀南郊有騎卒亡所撫云明日當以赦釋罪昭亮謂宿衛不謹不可以赦原配隸下軍慶曆八

年拜宣徽北院使判河陽徙知延州加南院使判澶州徙昇州成德軍拜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定州歷鎮天雄彰信泰寧以疾願還為景靈宮使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謚曰良信昭亮為人和易于軍政特嚴然喜交權貴頗為時所非云

王全斌太原人也父為岢嵐軍使私蓄武士唐莊宗疑而召之惧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上疑父有異志若以全斌為質則

釋矣。父如其言。全斌因得隸在宗帳下。歷晉漢周。以軍功積官至相州。蜀後宋興。除安國軍節度使。徙鎮忠武。太祖伐蜀。以全斌將西川行營前軍。率禁兵出鳳州。孟果遣大將王昭遠、樊桔、栢江、淳橋退守劍門。全斌遂克利州。全斌謂諸將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天荷戈萬夫，莫當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顯彥韜曰：來蘇有路可通劍門。蜀人于江西置砦對岸，有度自此出劍門二十里，至貴強店。

與大路合。可于此進兵。即劍門之險不可恃也。全斌然之。命偏將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于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全斌等擊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砦見擒。遂克劍州。殺蜀軍萬餘人。王師陡魏城。蜀王孟昶遣使奉表請降。全斌入成都。後十餘日，劉光毅始自岐路至。昶饋光毅等及犒師。並同全斌之至。令詔書頒賚諸軍。亦無差等。由是兩路主帥遂不協。俄詔發蜀兵赴門。全斌等不

時宣行蜀軍憤恐忍亂軍至絳州宋叛有衆
十萬自號此國軍全師雄嘗為蜀將亂兵推
為帥攻絳州又攻彭州成都十縣皆起兵應
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衆
益盛自是切屬等十七列並隨師雄為亂全
斌等甚惧時城中降兵尚有萬餘人全斌慮
其應賊利之夾城中未幾劉光毅曹彬破師
雄之衆于新繁擒萬人師雄退保郾縣全斌
與王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虎捷指揮使呂

翰為王將不禮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萬
仁贍等討呂翰于嘉州翰攻入雅州師雄病
死于全堂仁贍又敗呂翰于雅州翰走黎州
為下所殺賊衆始息初全斌之至蜀也適屬
冬按京師大雪太祖談氈帷于講武殿衣
紫貂裘帽以視事急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
尚覺寒况征蜀將士乎即解裘帽追使賜全
斌全斌受賜感泣于是蜀民訟其格克太
祖以其新立功不欲辱以獄吏令中書問狀

全斌得其狀隱沒金銀岸土錢帛十六萬餘緡又受偽蜀臣僚賂遺九萬緡又擅開豐德庫致天錢二十八萬一千餘緡太祖令御史臺于朝堂集百官議于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太祖貸其死乃謫崇義軍都後太祖却祀洛陽召全斌待祀復武寧軍節度使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折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旄鉞仍賜以銀器萬兩帛萬疋錢千

萬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全斌貶黜凡十年怡然自得子審鈞至宣儀使以擊賊而死審鈞子惟志惟志子凱

凱字勝之審鈞既死王事遂徙居京兆家富于財凱日散施結客與少年馳獵南山下或踰月不歸民有訟其踐田苗者收至府寇準守京兆見而奇之言于朝以全斌平蜀之功而審鈞復死于忠義當錄其後遂除凱三班奉職累擢閤門祇候鎮定邢趙都巡檢使趙

元昊反徒監麟用兵以功遷至武勝軍番後
馬軍副都指揮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
使謚曰壯恪子緘之子詵字晉卿尚英
宗女蜀國公主拜駙馬都尉詵能詩善畫官
至番後

王仁瞻字與豐唐州万城人也少儻不事
生業劉詞為永興軍節度使以為牙核詞卒
遺奏荐仁瞻材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語于
世宗隸帳下宋興授武德使乾德三年自

內客省使拜樞密副使王師伐蜀仁瞻為
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
兵至蜀土擾亂謫右衛大將軍初大將王全
斌貪財貨不職軍政寇盜無斥太祖知之
及全斌歸闕太祖召仁瞻詰之仁瞻歷詆
諸將過失以自解太祖曰納李廷珪女開
豐德庫取金寶此豈全斌等耶廷珪故蜀將
也開寶末領三司使仁瞻在三司僅十年頗
縱吏為奸利時副使陳恕任苛察互持三司

短長不能勝謫唐州防禦使仁瞻既失
權因快之而卒年六十六

崔彥進大名人也少有膂力善騎射漢乾祐
中隸周太祖帳下累遷至昭州刺史國初
從征李筠為先鋒以功遷常州防禦使遷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王師
伐蜀以彥進副王全斌將行營前軍蜀平坐
縱部下掠玉帛子女及諸不法事左遷昭化
軍番後太祖郊祀西洛彥進來朝權勳信

軍節度使移缺河陽太祖征太原詔彥
進攻其東太原平從征幽州與曹彬朱信出
雄州王師敗績王彬節度貶右武衛上將
軍久之拜保靜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七贈侍
中

劉廷讓其先州范陽人也曾祖仁恭唐虜
克節度使祖守文襲滄州昭宗授以節鉞其
弟守光曰其父守文舉兵討之為守光所殺
文受進避外南奔廷讓少時以勇畧聞周

太祖鎮鄴以隸帳下仕至洛州團練使國
初至仁州防禦使從征李筠為先鋒改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王師伐偽
命廷讓率禁旅由歸州路進討將行太祖
以因示之指變以處曰至此我之行師意
止二十里外以步騎先進出其不意而擊之
候其稍却即以戰揮夾攻之取之必矣于是
大敗蜀軍遂破夔州進克万施開忠四州峽
中郡縣悉下師進次遂州克之以府庫資將

士始王師之出也太祖謂曰所破郡縣常
領帑為朕賂戰士朕所取惟疆土止欲人皆
效命所至有功如席捲之意乃蜀平王全斌
卒皆坐命縱左右惟廷讓所至秋毫不犯及
全師雄作亂又與曹彬破之以功改鎮寧軍
節度使徙保寧廷讓本名光毅太宗即位
賜全名入為右統兵上將軍雍熙三年曹彬
敗于岐溝太宗以廷讓知破州徙瀛州與
契丹于君子館我師敗績契丹邊陷神德等

州廷讓詰問請罪 太宗不之責也復命知
雄州以病求歸京師不同振 太宗怒

下御史問狀剛奪官爵流商州行至羊州而
卒年五十九 太宗念之贈太師

臣侑曰自古用兵行師王師共事及其成
功未有無嫌隙者也巡軫延釗兵不血刃
而平荆湖功高矣由是而生隙全斌光毅
分路伐蜀 朝廷賜予無差等亦因之而
不協得非以位侷勢逼使之然耶獨河淵

之後石保吉與李繼隆不矜其功更相推
遜于 上前為可喜也保吉曰布列行陳
指授方畧皆出于繼隆、曰宣力用心躬
率將士臣不如保吉豈不賢哉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一

田列傳四

咎居潤字廣川博州高唐人也少有氣節嘗
為樞密院小吏景延廣田守西川補為右職
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
潤為全護其家時論稱之在周世宗為軍器
庫使從征高平以功遷家者使初青秦二州
歷知鳳翔河中入知開封府世宗幸淮上
命為別苗守遷徽宣北院使加南院使判開

封府臣太宗征洛澹命居濶赴汝州巡警師
還知鎮州拜義成軍節度使卒年五十九贈
太師追封高平公張美字元圭周州清河人也少為三司小吏
汝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汝淵每有求取矣悉
力應之及即位名為樞密丞旨敕用三司投
三司使世宗用兵淮上及北征以美為大
內都點檢師還擢右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北
院使世宗連歲征討糧餽死之美之力也

然每思汝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太祖親征以餽運功拜定國軍節度使五代
以來官市本院中州步出緡錢數十萬以假
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今錢至鎮有所謂
錢者一无所受由是始革其弊移鎮滄
州宗太宗為右驍衛上將軍改仕卒年六十
八謚曰恭惠外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也始名訓避周恭
帝名改為崇以策于漢高祖不用容于

封府民太宗征洛澚命居潤赴汝州巡警師
還知鎮州拜義成軍節度使卒年五十九贈
太師諡曰懿世宗用兵淮上及北征以美為大
張美字元圭周州清河人也少為三司小吏
汝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汝淵每有求取美悉
力應之及即位名為樞密丞旨叔用三司投
三司使世宗用兵淮上及北征以美為大
內都点檢師還擢右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北
院使世宗連歲征討糧餽死之美之力也

然每思汝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太祖親征以餽運功拜定國軍節度使五代
以來官市本院中州步出緡錢數十萬以假
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至鎮有所謂
率分錢者一无所受由是始革其弊移鎮滄
州宗太宗為右驍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六十
八諡曰恭惠外世宗用兵淮上及北征以美為大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也始名訓避周恭
帝名改為崇以策于漢高祖世宗不用容于

周太祖及太祖即位授官苑使屢破太原軍
會慕容延超反以拱為都監軍平為陝州巡
檢改名陝州叔知延州名拜左神武大將軍
世宗親征劉崇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
功拜義成軍節度使自晉以來秦成階三州
入于蜀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荐拱有
將帥才今欲取秦鳳非拱不可世宗遂命
拱討之復取四州世宗征淮以拱叔東京
田守徙鎮淮南為松江招討使時周師久駐

維揚圍壽春經年未下拱言于平世宗且徙
揚州之師併力以攻壽春世宗遣牙部按城中秋毫不
犯軍民感悅及師行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
春与李重進合勢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
都監敗淮軍二千于黃耆砦世宗幸壽州
以拱為武寧軍節度使以克壽州功加同平
章事徙鎮均德淮南又徙山南東道世宗初
加兼侍中

太祖征李筠拱迎謁至以言于太祖曰
李筠謀逆已久兵勢漸盛山陛下宜濟河踰
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倘稽旬浹恐賊氣愈
滋攻之難之為力矣太祖從之筠果率兵
南向聞太祖至惶駭遂入澤州封譙國公
為河南尹拱在河南十餘年專修飾園林第
舍日縱河以聲妓自奉府政不治中丞李
太祖聞之怒乃移安州以左武衛上將軍焦
繼勳代之謂曰无效向拱也太平興國初進

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卒年七十五
贈中書令
高懷德字藏用常山人也周天平軍節度使
齊王行周子也行周五代史有傳懷德忠厚
侷儁有武畧仕晉漢為刺史至周為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字江軍節度使

太祖受禪擢為殿前副點檢移鎮滑州尚
宣祖女燕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時李筠叛
太祖親征先令懷德率所部与名守信進攻

破筠中于澤州改鎮忠武久改均德加同平
章事 太宗即位加兼侍中徙鎮曹州封莫
國公移鎮武勝卒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追封
渤海郡王謚曰武穆 重贊
韓重贊滋州武安人也少以勇力隸周太祖
帳下廣順初為左班殿直從世宗戰于高
平以功遷鉄騎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領
虔州刺史 國初以重贊有翊戴之功擢為
左捷右廂軍校領永防禦使從太祖征澤

潞還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
使李重進又以重贊為馬步軍都虞改殿前
都指揮使徙鎮义成 太祖
太祖命有司扈洛陽宮按圖修治宮闕以重
贊總其役自是皇居壯麗美盛有請重贊私
取親兵為腹心者 太祖怒欲誅之趙普力
办其不然且曰親兵即陛下必不自將須擇
人付之若重贊以谗誅即人 懼罪誰復為
陛下將親兵者 太祖納其言重贊均不誅

重贇徐閃普嘗救已即詣普謝普拒不見也
出鎮彰德

太祖征太原名重贇謂曰虜知我是行必率
中來援卿可領兵倍道由鎮定以破之乃命
重贇搃北面行營之師重贇遇虜于定州大
破之卒贈侍中子崇訓亦知鎮定
崇訓字知禮以父任為供奉官累擢四方館
使樞密都丞旨景德三年與馬知節並僉出
樞密院事崇訓長厚謙畏未嘗忤物以目疾

疾求罷除齊州防禦使授左屯武大將軍韶
州防禦使求致仕以本官分司卒年五十有
六

張承德字抱一并州曲陽人也初周太祖柴
石本唐莊宗之媵御也莊宗沒明宗遺賜其
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風雨止于逆旅
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敝不能自庇后
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
史郭雀兒者也后異其人次嫁之請于父母

志曰汝帝左右人物當嫁節度使奈何
次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不可失也囊中懷半
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
于逆旅所謂郭雀兒即周太祖也后每資以
金帛使事漢高祖卒為高祖佐命后父柴翁
既老每夜寐及早起嘗寡言咲其家問之不
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
子初周太祖將兵征淮南過宋州使人入
勞之于葛駟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

其所從來轉客于市傭力以食父老怜之釀
酒肉衣服相配為夫婦及太祖至市人聚觀
女子于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駭之去周
太祖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待而將携之以
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父視之此亦貴
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永德也
漢命永德押賜昭義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
遇大相之外兄弟也大相時鎮鄴有密語付
遇永德在潞州聞之曰謂遇曰郭公被讒今

日之詔曰非灌殺永德耶永德即死切恐累
公尔遇驚曰何謂也永德曰奸邪蠹政郭公
誓請名側德且以永德万事成足以為德
不成死未几遇以為然正令仕士厭衛然所
以覩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大人事曰成否
永德曰治必成以柴翁夢所見為驗未几
太祖使至遇賀且謝曰夫几設人事用武
親戚尽誅唯永德夫嬪在用太祖即位除永
德左衛將軍駙馬都尉妻為晋国公主迁泗

州防禦使從世宗征刘崇高平之戰何徽樊
愛能退衄時我太祖及永德乎兵各二千
人而已太祖曰賊氣方驕公麾下頗能射
可西出陟高而上吾張左枝之以應之其勝
可必永德以為然遂大捷刘崇单騎而遁
世宗謂永德曰樊愛能何徽及偏裨七十餘
人吾欲尽按軍法何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
威加四海必可已也曰盛称太祖智勇
世宗出其言悉誅愛能单以狗軍声始振從

世宗征淮南破紫金山十八砦吳人樓船蔽川永德擇習水者潛回其舡引兵擊之多溺死又以兵絕濠州餉道世宗褒之擢為殿前都点檢後克壽州領鎮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恭帝嗣位移鎮忠武世宗崩而直太祖受禪加兼侍中改鎮武勝入關道曰不名恩礼甚厚嘗問下拜汾之策对曰彼兵虽少而肆加以北虜之援未可逃也始以間议离虜心設游兵以擾其福事待其困弊乃可

圖耳嘗有人告永德謀反太祖曰永德非反者即械送之永德曰尔敢告我反甚大命破械笞而遣之曰太宗即位封永德鄧國公連知滄雄定三州徙鎮安化名还為河北路排陣使屯定州与虜戰斬獲甚中淳化初知鎮州又徙鎮太宥兼侍中判并州真宗即位封魏國公改鎮彰德知天雄軍以老还鎮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始永德四岁時母馬氏被斥嫁安邑人利于二

永德于南陽公宇為繼母刘居其左馬居
乃其右間安視膳皆乃其惟馬氏封莒國公
而又刘先卒永德為起大第買田以聚其族
人母之弟刘再思之任以官初永德居睢陽
郡比隣有女生卧疾瘵之獲痊來謝永德曰
丐水銀五兩永德与之即以同置鼎中有須
成中全將别永德次求其術女生曰吾不合
此慮損君寿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淮上
周世宗用兵寿春永德從之用出射見一僧

乃昔出生也謂永德曰若見二属猪人善事
之當保五十年富貴且辞云是時
太祖方以力戰有功虽勳名日盛而出于側
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貲奉
太祖太祖天資英特問其年生于亥永德
大喜傾身事之太祖深以為德而不知其
故也其後太宗娶符氏后謀于太祖曰
符氏大家而吾方貧死以為聘柰何太祖
与永德书令太宗往以情告之永德延之

卧内 太宗姿表偉異問其年以生于亥也
永德驚喜傾家助之故永德在兩朝恩宥不
晉永德涉獵文史頗善吟咏礼矣不士故士
大夫皆推尚之

郭崇 应州金城人也初名崇威避周太祖諱
止称崇弱冠以勇力应幕為卒後唐清泰中
為应州騎軍都校晉高祖割云之地入于契
丹崇恥臣于虜挺身南徇為騎軍都校仕漢
至果州團練使護圣右廂都指揮使後用太

祖入平内難与李筠拒慕容彥超于田子陂
走之以崇補侍衛馬軍指揮使時遣馮道迎
湘陰公贇于徐州將立之会契丹入寇用太
祖北征次泫州宣度樞密使王峻遣崇率七
百騎拒贇遇于睢陽崇曰泫州兵變遣崇來
將乘輿非有它也其言軍情有為天命已定
贇執崇手而泣崇即送贇就館崇仕司為陳
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世宗親征太原列符
彥卿將行營之師軍還侍中移鎮成德 世

宗征淮甸契丹万騎掠边崇帥師破之于東
鹿斬首數百級俘人口牛羊三万余國初加
兼中書令初崇明堂寶藏崇封回鹘東
太祖受禪崇感周室恩遇或時出涕為監軍
所奏太祖曰我素知崇篤于恩义此盖感
激尔遣人覘之还言崇方与賓屬飲博域中
晏然太祖契曰果如吾言未几來朝時李
重進叛命崇節制乾德三年卒年五十八贈
太師崇重厚寡言有謀畧不守璘至洛苑剗

使守璘于允恭仕至崇議剗使允恭次女天
圣二年立為皇后
宋偃河南洛陽人也祖瑤唐天德軍節度使
父廷浩尚後唐莊宗女义字公主生偃仕至
房州刺史晋初為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戰
死之偃年十一以父死事補内殿直迁供奉
官漢高祖古晋陽遺其子承訓至洛与偃結
婚即永字公主也稍迁皇城使漢乾祐初拜
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即位授昭

化軍節度使移鎮滑州用太祖奉兵向關偃
在鎮開門迎謁即率兵從太祖至苗子改
隱帝衛兵悉走太祖謂偃曰至尊危
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无全驚動偃策馬及
御營軍已亂矣世宗往淮詔偃為古武
統軍充行營右廂都排陣使故共中世宗
多露宿野憇忽有猛虜逼近乘與偃引兵射
之一發以斃江北平師還復投滑州節度使
又移鎮鄧州宋吳李重進謀以揚州叛偃

察其情具以聞太祖會偃屯海陵以覘度
遂從征揚州為行營排陣使以功改鎮保信
徙鎮國以徙忠武開寶中偃與國
太祖納偃長女為皇后徙鎮靖難太平與國
初同知平章事移鎮定國從征太原又從征
薊州太宗幸大名會偃知滄州封邢國公
俄還周州入為右衛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
北班師會偃知霸州卒年六十四贈侍謚曰
莊惠偃唐莊宗之外孫漢高祖之偕女即孝

章皇后貴戚之盛鮮于此其然謙恭下士人
之以此稱之始名延偃後易為偃云書曰
郭守文字國華太原人也其父禪從周太祖
征河中戰死守文年十四太祖憐之召隸
帳下補左班殿直國初遷西頭供奉官潘美
征嶺南擒劉銀遣守文馳傳告捷遷翰林副
使從曹彬平金陵獲送李煜狗闕煜无主意
守文語之曰國家開拓境土後禹田也豈責
防風之後至耶煜心遂安改西

無作告使

太宗征太原命守文判四方館事梁迥分護
行營馬軍令利繼元降其弟繼文拋代州依
契州之援以扼命遣守文以平之又破契丹
于滿城以功遷東上閔門使松州刺史召拜
為客省使契丹寇雄州守文赴援師至契丹
遁去加武州團練使破憂州鹽城鎮安羅賊
等十四族斬首數千級焚千余帳俘百餘口
獲牛馬羊萬計又破呼崑殲烏諸部畏懼相
率來降凡銀鱗夏三州均附者百二十五族

萬六千餘戶西鄙以定雍熙三年大奔北伐
為幽州道行營前軍步軍水陸都監與契丹
遇為流矢所中氣色不撓誓戰益急左右騎
從之知也軍中會服其量我師不利坐遣詔
逗遛退軍左迂右屯衛大將軍明年復故官
拜宣徽北院使北面排軍使屯鎮州改南院
使契丹入寇大破之于唐河卒于屯所年五
十五贈侍中謚曰忠武守文沉厚有謀頗知
出既卒有使自北邊來守文死軍中皆流涕
太宗問何以致此對曰守文自奉以悉犒上
卒死之日家无餘財太宗嘆息久之賜其
家錢五百太宗為真宗納守文次女為
夫人即章穆皇后也追封文誼王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一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一

夫入朝章帝皇台也

太宗皇帝真宗皇帝

平張之日太宗皇帝

太宗皇帝太宗皇帝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二

太宗皇帝太宗皇帝

李筠并州太原人也善騎射

判六軍諸衛募勇士以為爪牙

從榮雖作筠遁去清泰初為內殿直

使晉開運末契丹犯京師趙延壽為虜

其名寘帳下及契丹主北歸攻解里

筠詩馬道同節度道曰予主奏事而已

事當議功臣為之以諸將之甲者為由後送

款于漢高祖嘉之授博州刺史周太祖鎮大名以為充鋒使太祖入汴與慕容彥超戰于苗子陂敗之廣順初拜義成軍節度使歷鎮彰德昭義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屢破太原之師以功加侍中筠在鎮自按征賦頗名集亡命嘗以秋捕囚監軍便世宗下詔切責之宋吳加兼中書令

太祖遣使諭以受禪之意筠即次抗命左右為陳曆數乃俛俛下拜及宴使者方張樂巡

取周太祖昼像懸于所壁筠泣下賓佐皇恐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尔幸勿以為訝也會河東劉承鈞以蠟書結筠為寇筠虽滅其出來上而反謀蓄矣

太祖賜詔慰抚之是時筠子守節為皇城使嘗泣諫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諭旨令效順太祖曰吾聞必諫救汝父汝不汝听耳吾今殺汝何如汝灼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我既為天子独不能臣我耶守

節灼具以白筠。謀反愈甚，求濟師于刘承
鈞。遂拋澤，用承鈞率兵与契丹数千来援。
至太平，駟筠迎謁甚恭。及見承鈞，兵衛寒弱，
心甚悔之。承鈞封筠為西平王。筠自言受周
大恩，不敢愛死。承鈞默然。蓋承鈞与周氏世
仇也。苗其子守上党，引兵南面。

太祖命石守信、高懷德率兵討之，大敗其軍
于長平。太祖自往征之，山路峽多石，不可
行。太祖自于馬上負數石，群臣六軍皆負

石。即日開成大道，与守信、懷德会，大破筠軍。
三万于澤州境上。筠走保澤州。太祖命列
柵圍之。至太祖親習戰，校其城。筠赴火死。筠
有愛妾刘氏，随筠至澤州。時王師攻城危甚，
刘氏謂筠曰：「城中健馬几何？」筠曰：「尔安問為？」
刘氏曰：「孤城危蹙，破在旦夕。今誠以馬數百
匹与腹心潰圍而出，保昭又求援河東，尤愈
于坐而待死也。」筠然之。召左右計馬，尚不減
十匹。以是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將士倘

有劫公而降者悔可及乎筠尤豫不決遂陷
將赴火刘氏欲与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
太祖進伐上党守節以城降始筠之將奔兵
也其從事間立仲卿獻謀于筠曰公以孤軍
奉事其勢危哉虽依河東之援亦恐不保其
力大梁甲兵精銳難与爭鋒不如西下太行
直抵懷孟塞席牢扼洛邑東向而爭天下此
計之上者也筠曰吾与世宗义同兄弟周之
宿將也禁衛之士皆吾田人閱我必倒戈

灼我何憂不保天下乎不用其計筠始名榮
後以避世宗諱更爲榮嘗曰李筠王帛云
乎執人傳以爲咲守節既降詔釋其罪歷單
濟二州團練使出知遼州改和州團練使卒
年三十二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也周太祖之甥母即福
慶長公主晋天福中任爲殿直漢周之際累
遷至武信軍節度使重進年長于世宗及太
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

之分世宗即位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
從征高平以功領忠武軍節度使又進討太
原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師還加同平章事
改鎮洺德兼侍衛馬軍指揮使世宗親征淮
甸重進為招討使功最多及克壽州加侍中
又改鎮天天世宗北征駐蹕瓦橋關重進與
諸將帥師而五時關南已平矣恭帝嗣位徙
鎮淮南太祖以國加中書令移鎮青州始
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心懌太祖

既即位陰有叛逆之志及移益疑懼太祖
以鉄券賜之進欲入朝為左右所惑又自以
周室近親也遂反遣人求援于李景而懼不
納及聞太祖命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
延渥四將率禁兵討之削其官爵太祖曰
朕于周室近臣无所猜間重進不体朕心自
懷反側今六師在野朕當暫往慰抚之遂親
征師次大儀鎮石守信遣使言曰揚州破在
旦夕願上陛下臨視太祖徑至城下即日

拔之重進奔族自焚死方重進反時有二子在京師皆為宿衛言太祖名而語之曰汝父何苦而反江淮兵弱又无良將誰与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諭之吾不殺汝也二子戰汗流涕辞去重進方与諸將議事忽二子至具道入太祖之言重進大駭士卒聞之遂皆有向背之意既而王師歷境重進不知所為遂赴火始重進遺其親吏翟守珣潞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入太祖往來京師潛告樞密丞

昔李处耘来見

二十

二

太祖名問曰我次賜重進鉄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久蓄反謀必死入順之志

太祖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毋令二兇並作入吾兵勢守珣劝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悉如太祖之策及不受鉄券入如守珣所言云

臣称曰帝王之興有天命太祖受命作宋四方罔有不服李筠重進敢謀叛逆可謂

不知天命矣及兵威所臨死往不克繼踵
而滅咸蹈烈火亂臣賊子天豈容之耶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二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三

宗列傳六

孟昶其先邢州龙岡人也本名仁贇父知禪
尚唐莊宗妹瓊華公主莊宗遺魏王繼岌郭
崇韜平王行以知祥為成都尹充節度副大
使莊宗崩明宗為遜公主一子入蜀安重誨
用事以李昊為西川監軍使囑之知祥遂殺
昊而結東川董璋婚姻謀扼建南既而明宗
誅璋家族遣使諭知祥以討蜀出于安重誨

重誨既死知祥乃上表謝罪璋疑其二遂以
兵襲知祥璋敗明宗以兩川援知祥赦為蜀
王許行墨制明宗崩遂僭位國号蜀改元曰
明德于是尽有王氏故地以親為崇玉宮使
東歸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知祥疾立為皇太
子監國知祥卒追立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四
年吐克廣攻河世宗既取秦鳳昶惧入出世
宗拜大蜀皇帝世宗怒其凡禮不啓昶不自
安乃于建門夔峽多積芻粟將置帥旅禁賊

為上凡境內鉄為器者置場鬻之以專其利
至其子元喆為皇太子用王昭遠伊審激韓
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机要其母昶曰吾見莊
宗及尔父時非有功者不使主兵以故人皆
畏使樂為之用昭遠出于微賤時尔初季給
事左右保正等皆世祿之子不知兵高彥俦
是尔父故人來心忠實多所泣諫此可委任
昶不用其言宋昶惧潛結太原劉承鈞為
援以撓中國乾德二年遣謀者孫過間奔

蠟彈出為朝廷所獲太祖得之喜曰否用師不多矣即命崔彥進王全斌王仁美劉光毅曹弼等分路伐蜀所至皆克光毅之師至夔州或勸守將高彥俦降彥俦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尔即具衣冠西北望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始祖母謂昶曰惟彥俦可委任及是果死之三年全斌之師次魏城昶上表請降太祖賜詔慰安之初王師將

及境昶遣其子元喆為元帥守建門自成都携妓不嬉戲而行閔建門已破遂遁昶又命王昭遠趙崇韜搃兵拒戰昭遠曰是行也豈止克敵當定中原矣執鈇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及崇韜敗昭遠遂竄匿東川民舍廵為追兵所執其宅悉為降虜也出師凡六十六日而兩川平昶乃与其官禹由峽江而下昶至京師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授開封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秦國公七日

而卒冊封楚王謚曰恭孝自知祥割披至昶
失國凡三十二年初昶母李氏隨至京師
太祖呼為國母謂曰死戚之懷御土異日當
送母昶李氏曰妾家太原倘昶得老妾之顧
也太祖閱其言大喜曰待吾平刘承鈞當
如母顧及昶卒李氏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
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
汝在也汝既死吾何以生為曰不食而卒
太祖聞而哀之昶三弟仁贊在國時封雅王

仁佑彭王仁操嘉王昶朝並為環衛官仁贊
終大同軍節度使仁佑右羽林軍統軍仁操
左龙武統軍子元詰元珪元珪在蜀封秦王
昶之廣政二十五年立為皇太子王師伐蜀
昶以為元帥建門陷遂遁昶隨昶入朝拜太
常軍節度使居鎮十有年比有治迺移鎮定
州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與諸將破契丹于
徐河以功封勝國公知滑州又知滁州卒年
五十五元珪初封褒王昶朝為右千牛衛上

將軍迂右神武統軍出知滑州以卒元詰有
子隆証隆詰隆說隆詮皆進士及第也

劉銀其先蔡州上蔡人也五世祖安仁唐潮
州刺史子孫回家嶺南宰相常宙以其兄之
子妻安仁之子謙生隱謙仕至封州刺史
昭宗黃嗣辟王知柔鎮廣州以隱為司馬知
柔以兵柄宰相徐彥若代知柔以隱為節度
副使彥若卒道奏荐為副後遂拜節度使梁
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平王隱卒弟

陡襲時位邕州葉廣畧容州龐巨昭交州曲
承美皆自炫兵賦而陟并之遂尽有嶺表之
地僭稱帝國号大漢改元乾亨更名岩义更
襲性酷暴行炮烙創剔剝古灌鼻之刑為
玉堂珠殿飾以金壁羽翠見叱人必自言世
居咸秦恥為南蠻主呼中朝天子為各州列
使襲卒子珍立為其弟晟所殺而自立晟造
鉄湯鉄之獄閔制南馬氏兄弟之隙遂遣兵
取桂林柳賀之地晟卒子銀立銀初名保真

封衛王既襲位改今名改元大宝安政閔官
後呂岳令冠帶与政具臣下有小过或将大
用則加以官刑作燒煮剝剔刀山劔樹之刑
或令罪人閔席拒象又賦歛煩重介不聊生
民入城者輸一石瓊州米斗稅五石置媚川
都定其諫令人海五百株所居宮殿棟宇皆
以珠及玳瑁飾之滛侈无度王師南伐克柳
州獲其内品十余人者太祖見之問曰尔
在嶺南何官对曰為扈駕弓箭官令取弓矢

授之延業極力控弦不聞太祖曰咲為銀
治政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
我当救此一方之民遂詔江南李翌諭銀使
称臣銀不從煜又遣其臣棗正仪使于銀道
銀出曰頃者大朝南伐国復楚强交兵以來
遂成罅隙詳观事势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
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
使臣入貢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云
且彼若以事大之礼而事我則何若而伐

之若與我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
大振師旅仍以 上為期深料大朝之心非
有唯利之念蓋怒人之不貪而足下非有不
自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
死夫古之用哉而必戰有四父母宗廟之仇
此必戰也猶此 舍民死定心存亡之機以
戰為命此必戰敵人有進不捨我 和不內
退守死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
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

也今足下與大朝有父母宗廟之仇也非同
焉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
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
又扼而不從自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况
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而宅中夏方且遏天
下之兵鋒 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可
善矣是下之心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左利
于宗廟社稷可也右利于黎元可也有利于
天下可也有利于身可也若死一利焉何用

之若與我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
大振師旅仍以 上為期深料大朝之心非
有唯利之念蓋怒人之不貪而足下非有不
自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
死夫古之用哉而必戰有四父母宗廟之仇
此必戰也猶此 舍民死定心存亡之機以
戰為命此必戰敵人進不捨我 和不自
退守死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
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

也今足下與大朝有父母宗廟之仇也非同
焉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
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
又扼而不從自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况
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而宅中夏方且遏天
下之兵鋒 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可
善矣是下之心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左利
于宗廟社稷可也右利于黎元可也有利于
天下可也有利于身可也若死一利焉何用

矣德愆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討机
炎炎奈何其可嚮嚮暹暹近奉大朝諭旨以為
足下无通好之人必奔奔之後虽善怜之
心期于永保而事大之節烏敢罔達恐暹之
不向事足下也暹白白遂囚止止駟駟谷谷暹
言甚不遜暹以其出出閔閔命潘美伐之師至白
懷懷銀銀遺遺袞袞澄澄樞樞守守賀賀州州薛薛崇崇蒼蒼守守貴貴州州李李托
守守韶韶州州以以備備是是步步美美平平昭昭桂桂連連賀賀等等州州又又平
韶韶州州明年明年卒卒英雄英雄二二州州王王師師將將至至廣廣州州銀銀惧

遺其臣蕭蕭灌灌奉表乞降王師報城下銀復遺
其弟保保吳吳來來戰戰美美進進師師銀銀復復遺遺保保吳吳詣詣美
草草乞乞降降不不納納錄錄尺尺焚焚其其府府庫庫以以為為空空城城謂謂王
師師不不能能久久駐駐當當北北還還也也已已而而克克廣廣州州遂遂擒擒銀
并其臣刘刘像像吳吳潘潘崇崇徹徹袞袞澄澄樞樞李李托托薛薛崇崇蒼蒼
等以献有司以帛保良及其官属献献太祖
太祖御明德門受俘宣詔責銀銀伏地待罪
太祖命斬澄樞托崇蒼于千秋門外釋銀罪
以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保吳為右

監門率府率 太祖嘗幸講武池銀先至賜
以卮酒銀疑其醜泣曰臣承父祖基業違拒
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 陛下不殺臣
今見太平乃為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
命以全 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
太祖咲曰朕推赤心置人腹心安有此事此
而自飲之別酌賜銀 大慚頓首謝遷監門
衛大將軍封彭城郡公太平吳國初封衛國
公時太原地太宗將討召近臣宴飲銀與烏

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尽
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列繼元又至臣率先灼
朝廷得執挺為諸國降王之長
太宗大咲其談諧皆此類也卒年五十九贈
太師南越王初袞命日者筮國祚遇復之豐
曰將五十五年乎其後果然
李煜字重光徐州人也祖昇父景為吳將徐
溫養子曰冒如徐名知誥唐天成二年溫卒
昇將出鎮次以國事付景遂參政事昇鎮金

陵迁景司徒平章事乃為中外諸軍別都統
昇受吳禪國号齊改元昇元僭帝号自以為
唐之後也復姓李國号唐景初名景通後改
為璟避周諱復名景初封吳王為諸道元帥
錄尚書事改封齊王昇卒景嗣既襲位改元
保大尊毋宋氏為皇太后立妻鍾氏為皇后
用宋齊丘周宗為宰相周世宗既尽取江北
十四州之地景惧稟周正朔上表称國世宗
卷云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之而已景由

是頗躁憤遂殺齊丘等 太祖受命景遣使
朝貢徙都南昌景卒子煜嗣表請追尊帝号
太祖許之謚景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
号元宗陵曰順陵煜本名崇嘉初封安定郡
公累迁諸衛大將軍別元帥封鄭王又封吳
王景迁南昌立為太子監國襲位于建原改
今名立毋鍾氏為至尊后以父名恭章故也
妻周氏為國后遣使入貢奉表陳紹襲
太祖詔卷為自景内附周世宗貽书于景之

是始賜煜詔而不名及嶺南煜惧上表遂改唐周主為江南國主改唐國即為江南國又請所賜詔呼名許之于是夷損節度下土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司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降封諸王為國公官号名立所更易步貢長春節尔三千万遺其弟從善來朝以為恭寧軍節度使賜第苗京師煜虽外恭順而内實繕甲兵為戰備太祖諭令

入朝不從命開宝七年詔煜赴闕煜入称疾不奉詔乃命曹彬潘美征之所至皆下初樊若水在江南奉進士不第嘗因釣魚采石江上以漁舡載絲繩度江之廣狭上出言江南可伐之狀請造浮橋以濟師太祖用其計下荆湖造大橋聯巨艦而下煜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无浮橋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尔及王師度江泊城果以浮梁而煜不知也若水初除舒州推官及計既行

遂領池州後改名知古官至給事中當王師
度江也煜以兵柄任皇甫繼勛以机事屬陳
橋張洎傳詔內殿者徐元瑀徐元瑜乃街邊
士告急元徐并匿而不通及兵闚城煜驚且
怒遂殺繼勛初彬之南征也 太祖諭之曰
卿至金陵戒暴畧示兵威令其凶順不必急
攻至是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周惟簡至京師
煜上奏曰臣猥以幽辱曲承照臨僻在幽竦
忠義自持唯將壹心上結 明主比豪号名

自取愆尤王師四臨死往不克途穷道迫天
實為之北望天門心懸魏闕 一城生聚吾
君赤子也微臣軀吾君外臣也忍使一朝使
忘朕商号咆鬱咽盡見舍乎臣性實愚昧不
死異稟受朝廷獎与首冠万方奈何一日自
踵蜀漢不臣之子同群合類而為囚虜乎昭
天下取辱祖先臣乃所以不忍也豈独臣
不忍為六 全君不忍令臣之為也况乎名
辱身毀古人之所嫌畏者也人所嫌畏臣不

敢不嫌畏也惟
陛下寬之赦之臣又聞鳥獸微物也依人而
猶哀之君臣大義也傾忠能无悔乎倘令臣
進退之跡不至醜惡宗社之失不是臣身是
臣生死之顧畢矣實存沒之幸也豈惟存沒
之幸也實奉國之受賜也豈惟奉國之受賜
也實天下之鼓舞也皇天后地實鑒斯言鉉
等至京師見
太祖言曰李煜何罪而
陛下伐之煜且事

陛下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言
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等既還煜
復遣人奏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以疾未
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
太祖忽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
非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鉉
惶恐而退初
太祖詔諸將罷攻城令自灼
闕煜為左右所惑尤豫不決遂詔進兵八年
城陷煜就擒彬霧布以聞先是陳喬張洎事

煜同掌机務及朝廷奉兵乃相謂当死社稷
及城陷洎不能死喬經入白煜曰今日国亡
願加显戮以谢国人煜曰此歷教卿死何益
也喬曰縱不殺臣何面目以見士大夫乎
遂死之又内史舍人潘祐尝上煜书曰臣聞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殿下党蔽
奸回曲容諂偽受賊臣之佞媚保賊臣之骨
肉使国家惜如日将莫不顧兆人之憂宗
社之累以古規之則知殿下為君不道桀紂

孫皓破国亡家自己而作為千古笑今殿下
取則奸回以敗乱家國是殿下為君不及桀
紂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不能与
奸臣比肩而事亡国之主使一旦為天下笑
煜大怒殺之後二步国亡
太祖御以德門受俘
太祖以其尝奉正朔
也
詔霽布寢而不宣釋其罪以為右千牛
衛上將軍封道會侯自昇至煜三主共三十
九年而四国
太宗即位加特進封隴西郡

公卒年四十二贈太師封吳王子仲寓在國
時封潰源郡公殉朝為千牛衛大將軍郢州
刺史卒年三十七不宣錄其罪之為古十
劉繼元州太原人也其母劉崇之女適薛
氏生繼元及其兄繼思崇漢高祖之母弟也
漢初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及隱帝遇害同太
祖以兵入京師漢太后遣太師馮道迎崇之
子贇于徐州次使袞漢位少尹李釀語崇曰
觀郭公用心當自取之不若以兵至孟津觀
變俟徐用踐祚則死可疑矣崇怒以為釀次
弟間父子併其妻殺之已而周太祖登位崇
遣人乞贇殉藩始知贇死矣乃為釀立廟遂
僭帝号重幣結契丹如晉高祖入為父子改
名是稱漢乾祐年号契丹冊為大漢神武皇
帝旻死子仄鈞袞位改元天會承鈞結李景
孟昶為助仍求援于李筠、叛承鈞奉兵助
之筠敗其宰相衛融為王師所擒太祖責
之曰汝何敢助李筠反融曰犬吠非其主臣

四十口受刘氏豊衣美食不忍負之臣終不
為陛下用乃間走河東尔太祖怒命以
被擊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于太山或
輕于鴻毛令之死正以其死所太祖曰此
忠臣也遂命釋之以為大府卿太祖嘗曰
界上謀者謂承鈞曰君家与周氏為世仇宜
其不屈

守叩頭願乘城急擊以尽死力太祖曰汝
曹我所訓練死不一当百以備肘腋同休戚
也我字不取太原豈忍駟汝曹冒鋒鏑而縮
必死之地乎衛士皆感泣遂班師太平與國
四年太祖親征于是宰相諫止之太祖
曰朕計決矣王師圍太原太宗以詔諭
之王師進攻甚急太宗恐諸將屠城垂
陷继元上表乞降自崇僭号至继元国滅凡
四主二十八年继元之未敗也太宗先命

郭進斷契丹之援于石嶺闕進至契丹果來
援進擊走之繼元又以蠟彈帛出求救于契
丹進以之狗城下及降太宗宥其罪授
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第京師初
太宗約次汝淵有太僕寺宋捷者迎謁道左
太宗見其姓名喜曰吾其捷矣太宗將至
太原語侍臣曰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于
太原城中及繼元降果五月五日也回太宗
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

之云何乃以却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
之君皆闇懦所至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正
万惡傷何反戲侮之乎劉繼元朕前日所虜
者常待之以賓禮尤恐不慰其意尔太宗
以房州為保康軍繼元授節度使卒遺奏以
六歲子三豬為托贈中書令彭城郡王三豬
名守節為西京作坊使後遷至諸衛將軍
臣稱曰昔王朴陳用兵之畧以淮南可最
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後及宋與并最

後服皆如朴言是不然昔太祖既平湖
湘嘗謂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村
結帑藏空虛必先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
即國用富饒矣河東與契丹接境若取之
則契丹之患我當之矣姑存之以為我屏
翰伺我富貴則取之故即位之六年平蜀
又三年征太原又二年平嶺南又三年平
江表及太宗再北征乃克之此廟謨雄斷
施設先後之序如之豈以并必死之寇而
置之哉誠非朴之所及也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四

置以共為非其之謂也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四

西列傳七

錢俶字文德臨安人也名止字犯美宣祖諱

止称俶祖曰鏐因唐宋黃巢之乱地有吳越

之地昭宗授以杭越節制封彭城王梁唐

封為吳越國王謚曰武肅父元玖謚曰文穆

王子佐嗣佐卒以弟侖繼侖為牙校胡進思

所廢俶時鎮浙東遂渡江襲位漢授以東南

面兵馬都元帥錫以金印玉冊仍領鎮海鎮

東都事畧

卷之二十四

三

東節度使孟周以天下兵馬都元帥處之
宋興改大元帥自太祖受命倣貢奉有加
開寶六年封其妻孫氏為美德順穆夫人
遺幕吏黃夷簡入貢曰太祖謂之曰汝灼語元
帥當訓甲練兵江南倔強不朝我將討之元
帥當助我死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傳
時俞有司造大第甚宏麗賜名礼矣宅以待
兩浙江南之先來朝者王師討江南以為
冀州東面招討制置使李煜貽書于倣其畧

曰今日死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
酬勛王公大梁一布衣尔倣以其出來上率
兵拔常州加守太師又遣其大將沈承礼率
兵隨太王師平潤州語倣曰江南倣与妻
子來朝太祖封于崇德殿待以優礼語曰
王者宗工大臣特破隆春或劍履上殿或語
或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礼吳越國王錢倣
時賜劍履上殿詔出不名又以倣妻為吳
越國王妃宰相言自古異姓諸侯王妻死封

妃之制太祖曰行之在我安問旧典
太祖待侏甚厚自晋王宰相及中外臣僚上
章請留侏不遣太祖曰尔侏王吳越步修
朕貢今又入質來朝若利其上字而留之殆
非人主之用尔何以示信于天下也及侏肉
国太祖以黃絹封大字一幅付侏曰候到
国即開之仍諭侏曰朕知公忠若朕常在公
則嘗有東南他人未可知也侏感泣拜謝至
国啟封皆晋王宰相以下請留侏章也侏上

表謝太平兴国三年復來朝遂以国为有司
太宗收封侏淮海国王以礼矣宅賜之尔氏
傳五主兵八十四年侏以天下既平求去元
帥之称後之改漢南国王雍熙四年出為武
勝軍節度使徙国南陽既又辞国号改封許
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侏以天成四年八月
二十四日生至是年八月二十四日薨年六
十薨之日又与父雍同人皆異之册封秦国
公謚曰忠懿侏崇信敦教性謙謹未嘗忤物

為太師中書令者四十年任之師者一十生
富貴之盛死以為比七子惟浚惟洺惟澶惟
惟澶惟灑俱至團練使惟潛左龍武將軍惟
濟保靜軍節度後謚曰宣惠
惟浚字巨川太祖即位以為建武軍節度
使改領海鎮東二鎮王師征江南惟浚役其
休下常州以功加同平章事太宗即位加
侍中休封淮海國王惟浚徙鎮南改鎮山南

東道又鎮安州封蕭國公休薨有詔起復加
中書令追封涼王謚曰安僖
惟演字希全幼有俊才休嘗使賦遠山詩有
高為天作桂秀作海三峯之句休深器之初
補職于累遷左神武將軍咸平中獻其
所為文章拜大常少卿擢知制誥翰林學士
坐為人于開封府請求奪職久之復為學
士累遷至刑部天禧末丁謂為參知政事惟
演見謂寵甚附之于講姻好而惟演女弟適

石戚刘矣相于共排寇準。既罷相。真宗
收相李迪曰問迪何如。惟演曰迪无过。但短
才尔。今執政中曹利用。丁謂。任中正。皆佐迪
上。真宗默然。惟演又曰。旧人中馮極可用
也。真宗默然。真宗曰。張知白何如。惟
演曰。使之參政。則可為相。則不可。真宗卒
以迪為相。極拜樞密使。時曹利用。丁謂先以
為樞密使。惟演入對言曰。今樞密院有三司
而中。止一相。冒迂曹利用。或丁謂乎。真

宗曰。誰可。惟演曰。謂可。惟演又曰。曹利用忠
赤有功。六宜与平章事。真宗于是拜丁謂
為相。利用加平章事。惟演尋拜樞密副使。加
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真宗崩。仁宗即
位。進兵部尚書。為樞密使。曹章獻以肅皇后
稱宰相。馮極以惟演。太后姻家也。請出之。
除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請覲。加同平章事。
判許州。改鎮武勝軍。又徙太宰。惟演在意柄。
用嘗謂人以不。乃以黃紙後者。名為恨。屢及

徙鎮鬱，不為志。仁宗耕藉田，永八侍祠。苗為景靈宮使，章獻還崩，判河南，請以。章獻、大章、懿二后同配享，真宗廟室，御史劾奏，惟演、絃、議宗廟，落平章事，赦鎮崇信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惟演少富貴，能志于李，有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李士備顧問，不可不改博，故其家聚書，侔于執府，又多藏古書，昼在館閣，與修冊府元龜，凡千篇，特詔楊億、分為之，其為人少誠信，初附丁謂，力排寇

準，其後遂謂之與有力焉。所著有與懿集、福庭、推、前後集、伊川、漢上集、金陵遺事、殿瓦白、本叙錄、逢辰錄、奏藩、本事、初、謚曰文墨、改謚曰惠，又改曰文僖。凡三易名，云有子暉，為宝文閣待制，喧子景臻，尚知仁宗女許國大長公主，拜左領軍、大將軍、駙馬、都尉、官至少師、安武軍節度使，封康國公。蓋武之太子，臣稱曰五代之際，吳越常外尊中國，至太祖世，併遂委質來朝，于時太宗及群臣咸

欲田佃而取其地太祖卒遺還國日語之
故嗚呼太祖洪人之度如是哉及太宗即
位佃不待詔命即以國入覲蓋有以也子
孫世有爵邑豈非忠孝之報乎
高繼冲字資平其先陝州映石人也曾祖季
與唐末荆南司馬張瓌遂其節度使陳儒自
稱苗後環敗而季與守荆南梁開平初遂掘
有其地封秦王卒謚曰武信子從誨後唐天
成三年襲位封南平王卒謚曰文献子保融

漢乾祐五年襲封南平王卒謚曰正懿死子
建隆元年其弟保勗嗣立太祖即授以節
度使從誨于諸子中最鍾愛保勗蚤盛怒見
之則釋然荆南人目之為万事休四年卒子
繼冲襲位時明南張文表叛周保叔求救于
朝廷太祖命慕容延釗之延釗假道荆
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
叔譎城外之約可信乎其秘本監孫光憲白
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之志况 聖宋

授命真主出焉以理諭繼冲令獻三州之地
延釗軍至繼冲出迎于郊而前鋒入其城
繼冲惧上表納主請奉族均朝授馬步軍都
指揮使自李異至繼冲五帥凡五十七年光
憲有李術均朝授黃州刺史乾德三年繼冲
拜武寧軍節度使卒年三十六贈侍中

周行逢武陵人也少時不事生業嘗犯法配
隸鎮兵以驍勇累迁裨校自唐乾寧二年馬
氏專有湖南二十州之地周廣順初兄弟爭

國求援于江南李景遷大將邊鎬率兵赴之
回下長沙迂馬氏之族于建康以鎬為潭師
會節州軍亂推牙將劉言為首後言以行逢
為都指揮使行逢以申情表于景請授言節
鉞景不從召言入金陵言惧遷別使王進達
行軍何真与行逢率舟師襲破潭州鎬遁去
行逢等掘其城遷使言狀周太祖即以言為
帥進達為潭師行逢為潭州行軍司馬未
几進達害言太祖以進達代為節度使行逢

領鄂州節度使知潭州。顯德中，世宗用兵淮
甸，詔進達出師。進達遣裨將潘勗、嗣領兵五
千為先鋒，行及鄂州界。勗乃回戈襲進達，
敗走。為勗、嗣所殺。迎行逢為帥。行逢至，
即斬勗、嗣。以徇。世宗乃授行逢武平軍節度
使，兼侍中。于是尽有湖南之地。國初，加兼
中書令。行逢在鎮，尽心為治，所用官屬率皆
廣侖之士，修教簡約，民皆悅然。猜忌左右，小
有忤意，必寘于死。法夫人鄧氏諫曰：「人情有
善惡，安得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嬖人
何知行逢既為帥，夫人不為否？」不入府。治躬
率奴僕耕織，以自給。賦調必先期輸。入行逢
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王師自免其家，何
以率下乎？」行逢卒，追封汝南郡王。子保叔年
十一，自武平軍節度，剌使襲位。初，行逢疾
急，召將佐謂曰：「吾起墟畝為潭兵，同時之人
皆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烏常快，不
曰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為亂。諸公若佐吾

見失土宇必不內已當奔族內朝也行逢死
文表果奔兵叛拋潭州保叔乞師于朝廷
太祖遣慕容延釗李處耘等討之王師次
江陵文表已為保叔之以所殺保叔牙校張
從富等以謂文表已平而王師未回俱為
衆取相与扼守延釗以聞王太祖遣中使諭
保叔及將校曰尔奔請師求救故發大軍以
拯尔难今妖孽既平是有人造于尔輩何可
反扼王師也保叔恟為左右听制不從舍

遂討之保叔出軍于澧州南兵未交而潰王
師獲從富于西山下梟首于市大將汪端劫
保叔并家屬弃城匿山洞王師至數月獲
保叔克岳州端擁保叔率寇掠未几就擒
磔于市湖湘悉平保叔至京師以為右千牛
衛上將軍累迁右羽林統軍太平興國九年
知并州卒年三十四始太祖既下湖湘思
其通蠻情險扼智勇可任者以鎮抚之有
秦再雄者辰州僑人也長七尺武健多謀在

行逢時以戰聞立功太祖召至京師察知其可用以邊事付之除辰州刺史賜予甚厚方使自辟官屬及與一州租稅再雄誓死振效至州日訓練土兵三千人又遣親校二十人分使詣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悉皆款附遷良州團練使再雄盡就邊國故終太祖世无蠻貊之患再雄不知所因附于此

陳洪進字濟川其先泗州人也會祖為閩官遭亂國家泉州之仙遊果唐光啟中王潮陷泉州以福州觀察使王審知為剝潮卒審知挾其位梁州審知為閩王二十九而卒其子延翰繼踰年而被殺其弟延鈞衆八年遂僭帝号十一年卒子昶嗣被逐而林延义立以其弟延政為建州刺史既而背命自立國号商六年閩門使連重遇推客省使朱文進以奪其位復号閩時晋天福七年也文進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程贇漳州刺史許文稕汀

州刺史泉人念王氏為群逆分披指揮使田
從枚王忠順董思安謀復王氏于是募敢死
士五十人而洪進與烏夜擒紹顛殺之立延
政從子繼勳收送紹顛首于建州奉延政為
主而道阻賊盛莫敢往者獨洪進請為行道
逢賊語以泉福已定賊遂潰洪進至建州進
政大悅既而程贇立延政從子繼成許文鎮
以汀州降而朱文進為運重遇所殺福人亦
殺重遇延政遂遣洪進還泉州三年江南李

景陷建州以延政入金陵明年苗從勅繼勳
使降江南自領州事李景授從效泉州刺史
進清源軍節度使以洪進佐之進賊統軍使
建隆三年從效死洪進誣其子紹平將叛執
送建康推剌使張漢思為苗後自為剌使漢
思患其將專罔之一日洪進袖大鏢入其門
叩頭謂漢思曰軍使速以郡印見授漢思惶
惧亟與之即置漢思別館遣使告江南而李
煜遂授以清源軍節度使自為泉四節使

太祖至澤潞下維揚取荆湖威震四海洪進
大惧乃請命于洪進洪進為平海軍拜洪進為節度使
朝改清源軍為平海軍拜洪進為節度使
及江南平吳越錢俶來朝洪進亦遂入覲
至南建州閩人來朝洪進亦遂入覲
太祖崩乃殉鎮發哀太平與國三年來朝
即以其地來歸
太宗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後
平太原封杞國公進封岐國公卒年七十一

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四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五

列傳八

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也始仕周太祖為親
校即位遷為莊宅副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
位遷右羽林將軍內客省使踰年拜宣徽北
院使遷南院使西京留守世宗征關南以廷
祚留守京師拜左驍衛上將軍為樞密使
宋吳加同中書門下二品以父名璋故也李
筠廷祚白反太祖曰踞城若險且以太行之

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恃勇輕脫
若速奉兵擊之必禽上党來逆戰歎亡其藪
魚脫于淵擒之必矣太祖遂親征以廷祚
苗守京師筠果領兵與王師戰澤州南筠中
大敗如廷祚之言及征李重進又為東京苗
守建隆三年為雄武軍節度使改鎮京北卒
年五十四贈侍中子元辰太祖
元辰字君華尚太宗蔡國公主拜左衛將
軍駙馬都尉遷慶州團練使知鄂州徙河陽

改郢州觀察使再知河陽河城將壞元辰
躬涉泥督工壅塞民有避水于林杪者既
濟以身楫又以家財賑之時救郡被水患獨
元辰所部民无墊溺真宗即位換安州觀
察使知汝州治有声遷字國軍苗後知定州
契丹入寇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戰元辰
度其必敗發兵護河橋超等果敗虜車至
橋見陣整而遁代還拜武勝軍節度使出知
潞州徙徐州改鎮山南東道卒年五十贈中

出令謚曰忠惠始父廷祚厚重寡言齊家有
法好儒李聚書數千卷至元辰聚書乃至數
万卷左氏春秋尤通內典精筆札臨事莊重
御下有術在藩鎮能愛民待賓佐必盡禮奉
身簡素所由祿賜均及親族軍國朝以來尚
主者獨稱其美

李崇矩字守則上党人也幼有志行為鄉里
所稱始事史弘肇為親吏周太祖以從矩隸
宗帳下顯德初補供奉官轉供備庫別使改

作坊使國初李筠叛為南面行營前軍都
監大破筠軍于碾子谷以功拜右監門衛大
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進遷為宣徽北院
使判三司乾德二年拜樞密使趙普為相與
崇矩分秉國政以女妻普子承宗

太祖頗不悅有鄭伸者崇矩之客傾險士也
上書乃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明開寶五
年罷為鎮國軍節度使入為左衛大將軍東
太宗即位授北嶺南都巡檢使改瓊金儋方

都巡檢代還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判金吾衛
伏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曰元靖追封河東
郡王崇矩寡言尚信义史弘肇被討崇矩方
事世宗既貴後遇弘肇之孫必復禮之子繼
昌字世長以蔭補供奉官遷如京副使崇
矩出鎮為牙職遷西京左藏庫使王均亂為
招安巡檢使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破之于
汜年追至資州而均已就擒于富順監以功

領獎州刺史知青州又知延年八拜右金吾
衛伏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卒年七十二繼
昌性謹厚鄭伸死其母貧餓嘗詣繼昌乞假
家人憾前事詰逐之繼昌怜之乃與白金百
兩時稱其長者繼昌之子勗尚太宗女萬
壽公主是謂奔國獻穆天長公主舊制尚主
者升居諸父之列真宗特予其名上益尊
字陞為崇矩之子焉武文飛燕
遵勗字公武初授左屯武將軍駙馬尉賜第

宅永寧里主既下降而所居堂磚華有翔鳳者命工琢去主服有虬龍文屏藏之

真宗喜願待加異常稱其好李為人醞籍喜讀書通浮屠性理之說居地園池聚名華竒果美石于其中有自千里而至者其費不貲有舍矣間燕二堂北隅有莊曰靜淵引流水周舍下嘗師事楊億卒為制服營其家事積官至鎮國軍節度使知許州卒年五十一贈中書令謚曰和文有間燕集二十卷外館

芳題七卷子端懿官至鎮潼軍節度使為人醇厚多讀書喜賓客所與游皆時之矣士大夫端懿官至蔡州觀察使請老以安德軍節度使致仕卒謚曰恭敏端愿官至節度使歷鎮武康定國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子評官至成州團練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城人也初平太祖典禁衛嘗名置左右陳橋之還師也昭憲皇后在城中士太祖憂之遣昭輔先入問起居昭輔

具言士卑推戴之狀后意乃安國初為軍
器庫使知揚州太祖以其有心計拜左驍
衛大將軍叔判三司開寶六年拜樞密副使
太平興國初拜

性勤謹介直掌樞

務人不可干以私十以疾罷去卒于軍卒

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景襄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五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六

列傳九

趙普字則平幽州蓟人也父迥以世亂徙其
族常山又徙洛陽普性沉厚有大畧周顯德
初永興軍節度使劉詞辟為從事詞卒遺奏
荐其才世宗用兵淮甸太祖克滁州以普
為軍事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時獲捕為盜
者百余人尽誅之普意其中必有濫者請加
訊治由是多所全宥普太祖益重之時

祖將兵抵滁上得疾普躬視藥餌朝夕无倦
宣祖愧其情与講同家之好太祖領定国
軍節度使移鎮滑許普皆在幕府最後為幽
德軍節度使掌書記太祖北征普從行夜
宿陳橋六軍共議推戴普諭將校曰并寇与
天戎相結點檢奉命征討尔輩甲兵凡何
便欲使策天子點檢一心忠赤通于神明
若聞此事必誅尔輩列校皆不退普即戒諸
將勿令縱兵若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

字謚黎昭入白太祖時普太祖醉卧帳中
欠伸徐起則方巾擐甲露刃諠不可止或以
黃袍加太祖之身挨下太祖上馬擁逼南
行既而太祖愛禪普以佐命功援右諫議
大夫樞密直學士時又李筠叛太祖親征
以普留守京師普愿扈從太祖曰趙普勝
介胄乎許之普曰進策曰問陛下初登宝座
光耀神武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在此奉
矣且兵机貴速不尚巧遲若倍道兼行掩其

未備所謂自天而下可一戰而擒也太祖
用其策及筠誅普以功迁兵部侍郎樞密副
使繼揚李重進叛太祖問普攻取之策重
進普武侯之遠因守薛公之下計不過繕修
孤壘以長淮為恃也况其內乏資儲外无救
救援以臣愚見急攻以取緩守以取兵法尚
速不如速取之矧陛下以順討逆何憂哉
不踰月遂誅重進昭憲皇后无恙每与太
祖叅决政事尤以求記呼普尝曰趙本記其

為尽心吾兒未更事也及昭憲寢疾普入
与頤俞昭憲語太祖汝百步後當傳位
于汝弟太祖曰敢不如太后教即令普
就榻前為誓出藏之金匱拜樞密使初二叛
既平太祖名普問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
年間拜王凡易八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
故何也吾歎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之計其
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
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所以不安者由

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死他
惟措奪其叔制其彜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
安矣順之 太祖曰晚朝与石守信王審琦
等飲 太祖屏左右謂曰我非汝曹之力不
內至此念汝之德死有窮也然天子亦大難
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系也守信等曰何故
太祖曰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
守信頓首曰 陛下何謂出此言今天命已
定孰敢有異心 太祖曰不然汝曹虽死異

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
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為其可也乎守信曰
臣等愚不及此 陛下哀矜示以可生之
塗 太祖曰人生如白駒过隙所為好富貴
者不太多積金帛厚自娛亦使子孫无貧乏
之憂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
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舞日飲酒相欢
以終天年君臣之間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
亦善乎于是守信等皆称疾请解軍職 普太

祖許之已而太祖欲使符彥卿營軍普屨
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妄以兵柄
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太祖迎
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耶普對曰非也曰
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太祖曰果
然宣何以復在卿所普曰臣托以處分之語
有未備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後
以悔太祖曰卿若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
厚彥卿豈負朕者耶普曰貴陛下何以能負

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乾德二年范
質等三相罷以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矣殿大學士監修國史舍居正呂
余慶為參知政事以別之事死无大小皆決
于普自唐以來方鎮多以賦入自絃而仕供
殆鮮場院率令部曲主之歛以自利其屬
三司者輸額之外輒灼已或私納貨賂以事
貢奉用異恩獎普勸太祖革其弊方鎮缺
帥命大臣叔知所在場院間邊京朝官廷臣

監臨諸道置轉運使諸州置通判使主各
自是利灼公上矣又教選使者分詣諸道選
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京師以備宿衛教
習精選太祖每御便殿親臨試之下數年
兵甲精銳府庫充實皆普之謀也五年拜尚
書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普嘗為某事捧官
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用明日復奏之
太祖怒裂其奏擲陛下普顏色自若徐拾奏
灼補綴明日復進太祖悟乃可其奏後二

臣者果稱職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普
曰此必曹翰為之太祖曰然翰可取否
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普
曰翰死孰可代太祖不語久之曰卿可謂
遠謀矣太祖嘗夜幸普第玄風雪中普惶
恐出迎太祖與普飲于堂中設重褥地坐
熾炭燒肉普妻和氏行酒太祖以嫂呼之
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太祖
祖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普

曰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令其時矣顧
閔成弇所嚮太祖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
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太祖問其故普曰太
原當西北二邊使一奔而下則二邊之患我
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太原彈
黑誌之地將无所逃矣太祖笑曰吾意正
如此特以試卿尔曰謂普曰王全斌平蜀多
殺人吾今思之犹耿耿不可用也普荐曹彬
潘美可用具後太祖征嶺南用潘美伐江
南曹彬而二國悉平兩浙錢俶遣使入貢
遺普木及物十篋太祖幸其第遙見而問
之普以實太祖曰此必海味也即令啟之
皆滿貯瓜子金承普謝曰臣未發木實不知
也普太祖笑曰但收之无害也彼謂國家事
皆由汝木生耳又江南李煜之以白金五万
兩遺普普白之太祖曰第受之使之
勿則也既而煜遺其弟從善朝于京師太
祖于常錫外復賜金如所以遺普者江南君

臣駭服。太祖寃待普如左右手，判大理寺。雷德驥憤其屬附普，增減刑名，又求見。太祖語不遜。太祖怒叱之曰：「鼎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德驥，貶商州。又貶灵武普，遣親吏市水，閤隄吏私市大木，冒詐普所市，以規利。前三司使趙玘以白。太祖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何罪？」溥等奏：「趙玘誣罔大臣，乃出玘為汝州牙校。普多遜在翰林，頻召對，攻普之短。會德驥之子有愴，憤其父流竄，乘隙訟堂吏過，悉抵以罪。而普由是為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方普之在相位也，嘗于視事，閱坐屏後，設二大瓮，凡中外表奏，普意不次行者，必投之瓮中。滿則束緼焚之，以是人多怨者。」太宗即位，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時普多遜為相，教于

上前，毀普。鬱志，不以志。會柴禹錫告秦王，遷美与普多遜交結。普奏：「臣開國旧臣，為叔倖所，愿備樞密。察奸變。」太宗感悟，召

普謂之曰人誰死過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未几拜司徒侍中封梁国公廷美廢多遜南迁普之力也有誦德超者驟被委遇誣奏曹彬有不軌之謀太宗疑之彬罷樞府以德超為樞密副使普見太宗曰諸办其誣太宗大悟德超既得罪而待彬如故自是太宗頗不怿從容謂普曰朕听断不以几悞大事朕甚自愧普对曰陛下知德超有才而任用之察曹彬无罪而昭雪之有劳者進有罪者誅物无道情事亟立断此所以彰陛下之明聖也蚩堯舜何以过哉太宗于是释然出為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太宗眷礼甚厚作詩餞之雍熙三年太宗命曹彬等北伐普上疏切諫曰陛下出師將以收復幽薊今戰鬪不息民疲師老臣以為克復未可期也陛下聰明睿智自剪平太原懷來閩浙混一諸夏遂欲恢復旧疆曾不思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可不慮哉可

不戒哉自古圣帝明王无不置夷狄于度外
陛下何必曲意于斯乎陛下與兵北伐駟
百万生灵悉令一運使之耕桑失時所泊者
少所失者多豈今陛下之利耶漢武帝時主
疑偃徐系爰安所上本及唐姚元崇說明皇
以十事其年代虽遠事則与今无以異也臣
輒具錄奏愿賜观覽臣又閱之圣人无疑滯
于物見可則進知一則退理貴變通情一拘
繫所謂事若則慮易兵久則變生此臣之所

甚惧也臣濫膺藩寄切見差配自鄧至莫往
來四千余里典桑賣牛无慮十有六七其間
有鬻男女者有弃性命者一陛下豈容不知
乎而邪陷足一進言者曰契丹時遼幼君灾
異屢見可以用武以申一陛下之意一陛下
系一衬永功以為万全遂與无名之奉豈不过
甚矣哉臣願一陛下審其虚实究其妄謬正
奸臣誤国之罪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难與
王抑一從諫則圣也古之人尚閔尸諫老臣

未嘗敢面諛為安身之計而不言區區之忠
惟陛下察之太宗賜詔褒之移山南東
道節度使改封許國公會有詔親耕藉田
普表求入覲太宗謂宰相曰趙普開國元
臣朕所尊禮宜從其請禮成冊拜太保兼侍
中時樞密使趙昌言與翟馬周交通毀時政
立朋黨以求進用普深疾之奏流馬周斥昌
言侯莫陳利用以左道為幸為鄭州團練使
驕肆僭侈大為奸利太為奸利普奏其事

太宗為斥之商州普固請誅之太宗曰豈
有萬乘之主而不能庇一人死乎普曰此巨
蠹也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也可惜此何
足惜哉太宗悟遣使誅之既又貸其死使
者而利用死矣其疾惡強直皆此類也以疾
求致仕太宗不許已以為西京留守河南
尹加中書令是詞數四詔曰開國勛旧惟
卿一人不侗他等死致固詞俟道迹有日當
就第與卿為別普捧詔泣涕曰力疾請對

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太宗嘉納之上
章告老拜太師魏國公給宰相俸仍遣其弟
宗正少卿安易齊詔賜之又遣使以璽書賜
普曰皇帝閱太師頃以微恙懇求改朕以
居守之重慮煩耆耄惟師之命用表尊矣佇
聞有瘳與朕相見今遣使抚問仍賜鈔羊上
尊酒太師授愛精神迺示石以別朕眷注之
意焉薨年七十一太宗閱訃震悼謂近臣
曰趙普國初元勳帝先帝與朕最為旧故

能斷大事尽忠國家真社稷之臣閱其殂謝
悽愴之懷不能已因出涕泣左右皆慟冊贈
尚書令封真定郡王謚曰忠獻

太宗換神道碑親八分書以賜之邊右諫議
大夫范杲拜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
吹如戎卒唐制也至道二年追封韓王咸平
二年配享太祖廟廷普佐太祖太宗
定天下平僭偽大一統當其偽相每朝廷遇
一大事定一大議終始第則亟閱戶自啟一

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家人不測也
及翌旦出則視事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
人始內開其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嘗戒
其子弟曰吾本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當
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不復與爾宜自勉勵
无重吾過故輔 兩朝出入三十餘年未嘗
為子弟求恩澤者子承宗承煦

承宗字德祖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遷右羽
林將軍改大將軍知潭鄆二州皆有治声普
苗守西京以承宗侍行淳化三年來朝卒于
京師年四十一

承煦字景陽普歷河陽武勝山南皆為牙職
普未嘗為求官端拱初 太宗特命為六宅
使普薨拜宮苑使領恩州刺史累遷昭宣使
加領試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普之子孫至
今显榮不絕論者以為安天下之功大是宜
有後云 臣稱曰自古受命之君必有碩大光昭之

臣稱曰自古受命之君必有碩大光昭之

臣以左右大業太祖光宅中夏普以謀議
下居中用能削百年藩鎮之權刻五季僭偽
之國按亂世反正之獨相十年天下廓
日以死事至太平十五矣古之人臣有
非常之功則人主必報之以非常之禮
普觀之帝所以待普者可謂至矣勲名爛然
與宋无極盛哉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六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七

列傳十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也父芸成德軍兵
馬使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
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
頃取一印他无所視人皆異之既長氣質淳
厚漢乾祐中為成德牙將周太祖貴妃張氏
彬之後母彬歸京師得隸世宗帳下補供奉
官累迁西上閔門使出使吳越記事即行不

受私覲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于數四彬
尤不受既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
而殉盡內帑世宗強還之欬辭不獲悉以
分親旧而一介不取迂引進使宋吳迂客
省使監灼州踏行營劉光毅軍峽中郡果悉
下諸將皆次屠城殺降彬独任恕而戢下所
至悅服太祖降玺書褒之蜀平王金斌等
不卹軍事蜀人告其侵奪彬厲請旋師全斌
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乱擁重十万彬復

与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乱時諸將多有
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
太祖以全斌等貪縱不法屬吏而謂彬清介
廉謹拜宣徽南院使又成軍節度使彬辭曰
伐蜀將士俱亡罪臣以无功独蒙褒寵死
以劝天下其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
有微累全斌等豈惜言哉夫懲惡劝善朕所
以励臣下也彬乃不敢辭太祖將親征太
原為前軍都監率兵後圍柏谷賊將陳廷山

太祖伐江南以兵將行營之師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下來破峽口砦復克池州連克當塗蕢湖二果駐軍玉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于白鷺州師進秦淮江南水六十萬深于城下大破之俘斬數萬級遂克潤州進圍金陵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彬之緩攻取翼煜肉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中若能肉食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

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遂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李煜與其臣百余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煜之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中畏服无輕回者其軍政如此及入見以勝子進稱奉勅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初彬之提師也太祖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

剌帥潘美豫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伏
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
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尔已而还
朝献俘 太祖曰本除卿使相然刘继元未
下姑少待之既閱此语美窃视彬微哂 太
祖竟之巡詰所以美不敢隐遂以前对 太
祖亦大咲乃赐彬帑二十万彬曰人生何必
使相好官之不过多積金尔耳未几拜樞密
使忠武軍節度使 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

太宗议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 太祖
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
于石崩関人情驚擾故班師 太祖頓兵甘
草地会岁暑雨軍士多疾回是中 太宗
曰余斌次北征卿以為何如彬曰以国家甲
兵精銳前太原之孤壘譬推枯拉朽尔何為
而不可 太宗意遂决從平太原加兼侍中
後為弥德超所誣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既而
太宗悟其諂封魯国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

詔彬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六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于固安破琢州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戰于歧溝關我師敗績初諸將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改寃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來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雁門約期奔奉將發太宗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云應卿等以十萬軍聲言取幽州且特重援行毋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軍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

而美之師先下寰朔云應四州彬等至琢州以糧運不繼退師雄州以援其餽彬部下諸將以為已握重柄不能有所攻取由是謀議蜂起彬不自已乃復裹糧再往攻琢州而失利于歧溝太宗追諸將赴京師鞫于尚書省令翰林李士賈黃中等殺治彬等具伏連詔失律之罪責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四年起彬為侍中武寧軍節度使徙鎮平芦真宗即位復同

平章事召入為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
真宗親視臨問手為和藥仍賜以白金万兩
問以後事對曰臣无事可言臣二子璨与瑋
材器有取臣若内奔皆堪為將真宗問以
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真宗惻
然震悼對輔臣語及彬必涕流贈中書令追
封濟陽郡王謚曰武惠与趙普配享太祖
廟廷彬仁謹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未
嘗言人过失伐二国秋毫无所取位兼將相

不以等威有異待遇士大夫必引車避之居
官俸入給宗族无余積平蜀回太祖
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問
也固問之惟荐隨軍轉運使沈倫庶謹可任
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在魏奏乞誅彬及昌
言自延安廷被劾不入見彬在右府為請
于太宗乃許朝謁彬之仁厚皆此類也子
璨瑠瑋玠玠珣琮珌官至昭宣使玠左藏庫
副使玠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閤門使玠

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芸累贈魏王彬
韓王玘吳王湜曰安僖玘之子价傳价見外
戚傳傳后之兄也任至榮州刺史謚曰恭懷
璨字韜光以父任為供奉官彬為上將璨嘗
從行彬以為類已特鍾愛之征討均與計議
太祖以為宮苑剝使轉太宗朝為良夏麟府
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諸將多收追
奔璨曰夷狄多受力止之道初遷四方館使
知靈州稍遷亳州團練使領康州防禦使知

定州拜持衛馬軍都指揮使天使軍節度使
改鎮彰德轉殿都指揮使又改保靜武字忠
武在禁衛十餘年以疾除河陽節度使同平
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謚曰武懿璨習韜
畧好讀左氏春秋善抚士卒兼著威愛居家
以孝謹稱虽輕財不逮其父而仁敬和厚六
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瑄字宝臣始彬歷徐鄆節度使皆以為牙内
都虞候授供奉官閔門祗候李继迁擾边诸

將數出死功太宗問誰可任者是時彬在樞府對以瑋可任召知內州時年十九彬薨請服喪不許迂西上闕門使徙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戎人引去瑋伺戎人兵去已遠乃馭所掠牛馬輜重緩駟而還其下屢之言于瑋曰牛羊死用不若弃之整中而灼瑋不宥戎人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迺還襲之瑋念緩行內地利處乃止以待之使人諭之曰蕃軍遠矣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急請惟憇士

馬少選決勝良久又使人諭之曰可相馳否于是鼓軍而進一戰大破其軍遂弃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戎人已疲故為貪利已誘之此其復未几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尤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憇則足疲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乎時李繼迁虐用其中下多怨者瑋移書蕃部諭以入朝廷抚納之意于是康奴族內附上言鎮戎地平便于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而隴山之東循古長城

鑿塹以為限又請以兵械及間田蠲租以給
弓箭手繼迁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言
繼迁控中國要害地終旅拒使人主有西顧
之憂方其地危子弱不能撲滅強盛恐難復
制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本不
報瑋曰德明野心今不急折其翼而長養之
其飛必矣而河西延家妙娥守數大族來攻
附瑋即將騎士蒲天都山援徙內屬諸小種
皆望風納質德明由此遂弱至死不敢關邊

名還知邠州進東上閔門使領高州刺史再
知渭州破章諲族于武延鹹洎川滅撻藏于
平涼隴山諸族皆獻地瑋為築堡山外号卷
竿城募弓箭手守之改引進使未几領英州
團練使知秦州宗哥立尊与唃廝囉謀內寇
乃上表求号贊普瑋言不可听若復有求益
难制也朝廷尤授立尊保順軍節度使既
而立尊令其舅樣丹说蕃部郭廝敦為鄉道
瑋遂以計使廝敦圖樣丹後旬日果携其首

王瑋表廝敦為順州刺史先是張吉知秦州
生事熱戶多去蕃部驚擾至是凡前拒王師
者皆伏匿瑋令納馬贖罪而還故也至者數
千人廝敦回獻南市即秦渭之咽喉也自弓
門至葭遠共置砦十數亭障橋梁相望浚壕
僅四百丈既而唃廝囉以十方申入寇瑋迎
于三都谷擊敗之斬首萬級獲馬牛橐畜器
伏三萬三千計遷客省使康州防禦使踰年
又破宗哥將馬波吃叱于野谷誅叛者鬼面

族夷之于是河洮蘭三州安江妙敦邈川党
通党等羗皆破散宗哥首立文法納質內屬
唃廝囉逃入磧中奏填遂安凡羗酋次有所
為必先令其下謂之立文法為奉人請立碑
紀功有詔褒之德昭寇慶州柔遠砦都巡
檢楊承吉與戰不利乃拜華州觀察使廊延
踏環慶等州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閔
其至均附者余千余落天禧四年拜宣徽北
院使鎮國軍苗後僉本樞密院事是步寇準

謫道州宰相丁謂惡瑋不附已指以為準党
除南院使環慶路安撫使降左衛將軍容州
觀察使知萊州又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
天雄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復
知天雄軍踰年徙河陽徙帥真定改鎮彰武
卒年五十八贈侍謚曰武穆治平中配享
仁廷廟廷瑋好諫本通春秋尤善左將氏
為凡四十年未嘗敗办威震西鄙唵嘶每
閱其名即以手加額而東向之鎮天雄契丹

使過必戒其下无敢疾驅者在渭州有告戒
卒叛入夏州軍吏來告瑋方对客奕不应軍
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
显言耶继迁閔即斬首投境上環慶边人多
市属羗之田致单弱不自给即没虜中瑋令
还之有犯即徙其家与内地旧羗殺边民以
羊贖其死瑋下令曰羗自相犯徙其俗即犯
边民论如律遂死犯者始置弓箭手斥塞上
弃地使相角力勝者给田二顷再经秋成課

市上馬必勝甲然後官為印之益賦田五十畝至三百家以上圍為一指揮築堡于要處環之以塹又立馬社一馬斃中為市馬塞下諸塹皆以一丈五尺為深廣之阻山險不可浚者止使治峭絕而已其制屬羌百帳以上置軍主指揮使不及百帳止置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于本軍序進之不從他軍以其燕虜情與山河之形勢也其所措置如此後皆法之云

琮字宝章彬領鎮海節制補牙內都指揮使累遷榮州刺史仁宗納后除衡州團練使因上言臣家若以外戚干私恩者願致之法時論稱之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知秦州上攻守禦三策久之兼領涇原防兵事遷定國軍副後劉平石元孫敗關輔震恐琮請自關以西籍民為義軍遂間鄉兵弓手數萬人改陝西經畧安撫使慶曆元年拜馬軍副都指揮使卒年五十八贈安代軍節度使兼侍

中謚曰忠恪琮小心謹畏御軍嚴整既沒家
无余貲惟存兵士戰奏而已孫詩尚魯仲國
大長公主元成之車造國師其已十歲入
潘美字仲詢魏郡人也少倜儻嘗謂其里人
王密曰漢代將終兇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
志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以万物
共尽可羞也周世宗為開封尹美以中用事
世宗及即位從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迁
西上閔門副使稍迁客省使下太祖与美素

相厚既受禪命諭音中外陝帥袁彥兇悍
太祖慮其為變以美監其軍俾圖之美至諭
以天命彥遂入朝上太祖曰潘美不殺袁彥
而彥朝覲成我志矣上太祖親征李重進以
美為揚州巡檢以功除秦州團練使湖南既
下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侵湖湘美
擊走之溪峒溪蠻繚自唐以來為居民患美
率兵平之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將行營諸
軍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別之上潘兵克富州

又克賀州又下昭桂連三州抚韶州斬獲凡
數萬計銀勢窮感乃遣其臣王珪求通好又
遣左僕射蕭淮中舍人卓惟休奉表至軍
中乞降美曰諭以上意以為彼若能戰則與
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
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以受
使者泣美即令展直再表彥都送淮等至京
師銀復遣其弟保與中拒戰銀銀中十五萬
依山谷壑壁以待 王師美因築壘休士與

諸計曰彼編竹木為柵若以火焚之必擾亂
以銳師吏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
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暮夜万炬俱發天大
風火勢甚盛銀中驚擾來犯入王師美麾兵
急擊之銀中大敗斬數萬計長駟至廣州銀
尽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銀送京師露布以閔
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土
豪周思瓊聚眾負海為亂美討平之嶺表遂
安兼嶺南轉運使七年征江南以美為昇州

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美用造舟以濟師
至金陵江南水六十万中陳于城下美率兵
襲擊大敗之李煜危甚徐鉉來乞援師
太祖其之省仍等令諸將促令歸附煜迂延
未能決夜逸精銳數千持信鼓譟犯我軍壘
美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回與大將曹彬率士
晨夜攻城間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
院使與党進攻晉陽戰于江上多所擒獲
太宗即位改南院使冊太宗征太原以美將

河東行營之師判太原行府事三五四北三
百里地号固軍晨險阻虜人之咽喉也美帥
師襲之美廵撫至代州虜万騎攻近塞美誓
中街赫大破之封代國公改忠武軍節度使
進封韓國公 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
美獨拔宋朔云石州順詔內徙其民虜復至
驍將楊素戰没于陳家谷口美坐削秩三等
明年復故官知真定府改判并州加同平章
事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曰武惠咸平二

年配享太宗廟廷子惟德官至宮苑使惟
固西上閔門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
使惟熙莊宅使惟吉保州刺史又惟熙女即
章懷皇后也追封美鄭王惟吉子夙仕至光
祿卿惟國公惟美又曹洪孫也惟吉
臣稱曹潘二武惠俱以大將之材愴慨伏
刑又征伐日克勤功帝籍而彬操履忠厚戒
誓諸將不妄殺戮以王師弔伐之師則美
有不逮矣大相忠厚子孫多矣武穆治軍
也夫

整暇羗戎畏服二子俱配食清廟其最優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七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史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八

列傳十一

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也父暉朔方節度使
封衛王五代史有傳繼業敏惠有度量以父
任補朔方軍節院使牙內都虞候周廣順初
暉疾繼業因殺其兄繼勳暉卒遂代其父位
為朔方軍節度使建隆初來朝開寶
二年拜靖難軍節度使改鎮定國太平興國
初封梁國公遂留京師卒年五十一贈侍中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東都事畧卷之二十八
列傳十一

初長太祖禦戎不勤遠畧夏州李彝興河西
折御勳與朔方之軍皆因其首豪許以世襲
由是邊圉无事朔方之族既徙其後夏州李
繼捧以其地吻朝繼捧之弟繼遷遂為變
而朝廷始旰食云史云繼遷遂為變
折懷宸世居云中父從阮自晉以來仕周五
靖難軍節度使五代史有傳從阮鎮府州以
德宸為牙校漢初領勝州刺史世宗建府州
為永安軍以德宸為節度使 國初破河東

沙谷砦斬首五百級建隆二年來朝
太祖待過甚厚遣還鎮破太原軍救千余城
下擒其將楊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侍中子
御勳字世隆德宸鎮府州奏為右戚德宸卒
以御勳領州圍練使叔知府州稍遷至永安
安軍苗後開寶元拜來朝拜太常軍節度使
卒年四十贈侍中御勳弟御卿幼補節院使
御勳知州事以為馬步軍都校御勳徙鎮名
為開廐列使知府州命太宗知河東命御卿

攻嵐州又破岢嵐軍擒其軍使折令圖以獻
遂下嵐州又殺其憲州刺史霍翊又擒其將
馬延忠遷崇儀使以功擢府州觀察使拜永
安軍節度使契丹萬騎入寇御卿率兵大敗
之平子河諷自是契丹不敢入寇一日契丹
韓德威為李繼遷所誘內侵方御卿被病力
疾出戰德威閱其來不敢進既而疾亟毋令
人名灼御卿曰世受國恩虜寇未滅御卿
之罪也今臨敵安可笑士卒死于軍中分也

為白大夫人死念我忠孝豈兩全耶言訖泣
下翌日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知
由後惟正灼朝其弟惟昌繼之惟昌咸平中
屢破趙保吉之軍以功領富州刺史改文思
使拜興州刺史卒年三十七以其弟惟忠知
府州官至簡州團練使惟忠子繼祖嗣領州
事官至解州防禦使熙寧中卒繼祖子當襲
而請授其兄之子克柔也卒而繼祖兄之
子克行襲知府州繼祖官至宮苑使始克行

居行無所知名賊寇慶州种諤拒之今河
東出師為援克行請行為先鋒戰葭芦川以
功遂知府州西夏久窺河外克行每出必勝
賊畏之元符中太原帥狄城葭芦以復故地
召克行問策克行條具所見遂以師出界外
遣諸將約束為深入穷討之状賊疑不敢動
遂城葭芦時河東進砦八砦通道廊延帥秦
希甫至議築先後克行請以兩路同時深先
入渠遠者出賊不意帥用其策卒城之克行

沉勇有力善抚士卒在边三十年戰功最多
虜畏其威名号折家父官至秦州观察使卒
贈武安軍節度使以其子四方館使廬州刺
史補為榮州團練使知府州史軍情史
党進朔州馬邑人也幼事杜重威于大名重
威愛其淳謹虽長尤令与姬妾史侍重威敗
周太祖得之以為鉄騎都虞候稍迁睦州防
禦使建隆二年改領閬州乾德初領利州觀
察苗後除彰信軍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

揮使王師征太原以進將河東行營前軍
開寶二年太祖征晉陽分置砦于四面命
進主其東偏師未成利太原驍將楊業領突
騎數百來犯王師進挺身逐業麾下數人
隨之業走入城壕援兵不至業緣縋入城免
改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鎮安軍節度使
九年又命帥師征太原進入其竟敗太原軍
于城北太祖崩召還出鎮忠武卒年五十
一贈侍中進名進自称曰暉人問之見曰吾

次從吾便耳進搃禁旅不識字不記兵籍一
日太祖問之奉挺以軍司所出兵騎戎器
數請太祖自視太祖喜其朴直巡徼京
師見珍禽竒獸必放之曰不養父母反界此
耶太宗為晉王時嘗命親吏臂鷹雖進亟
次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
養視小民傳以為咲其變詐多類如此杜重
威之後貧窶進月分俸以給之士大夫或媿
焉

曹翰大名人也少為郡小吏周太祖鎮鄴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宗鎮汝淵以為牙校及尹開封翰尤在汝淵閱太祖寢疾不視名見世宗密言曰王為家嗣不待醫藥何以剔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搃決世宗即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丞旨世宗征淮南函鎧甲千數在正陽劫兵器叛尽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遺降卒八來京師翰遇之于道惧其過正陽世宗不悅亦不之罪也

後征瓦橋令班師函翰知雄州改德州刺史太祖征蜀以翰為均州刺史鑿山開道商旅以濟詔翰兼轉運使而糧餽不乏蜀平全師雄推中十萬叛翰與曹彬劉光毅討平之又軍校呂翰盜掘嘉州翰及諸將奪其城謀知賊敗三鼓復攻城戒擊拆使後四晨二鼓賊中不集而潰師還迂蔡州圍練使改隸州從征太原會河決翰董其後指而日誌事後復有決其績用然將征江南命翰率兵先

赴荆南以翰為先鋒使克池州金陵平江州
軍校胡德拒城扼命翰率兵討之凡五月而
陷翰怒屠其城无 又殺兵八百所奪金帛
以億萬計偽言歎致庐山羅漢鑄像于京師
回調巨艦百艘載所帛以徇以功遷桂州觀
察使判潁州從 太宗征太原又征幽州所
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帛蟹以獻翰謂諸
將蟹水物而六居失所也且多足慮故將至
不可進拔之象其班師乎已而果然除威塞

軍節度使仍判潁州命攻幽州 詔替役開
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輸遺徙伐巨木于
虜地授五騎以五色旂為斥候如遇寇奔白
旂有林木奔青旂烟火奔赤旂陂澤奔黑旂
丘林奔黃以為寇又起烽燧于境上虜疑而
不敢近塞事遂濟乃徇鎮翰格克苛酷在郡
不法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其事遷御史滕
中正乘傳鞠之獄具當弃市 太宗貸之削
奪官爵流登州起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分司

西京召入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九
贈太尉謚曰武毅翰陰險多智教貪冒貨賄
喜誕妄飲酒至數斗不乱对上奏事虽數十
條皆嘿記不少差

崔翰字仲文京兆人也少有大志風姿偉秀
太祖見而竒之以隸麾下及即位擢至刺史
太宗副位進端州團練使太宗講武近郊
翰輸專金鼓軍容甚整太宗悅以藩邸時
金帶賜之謂左右曰如崔翰必不能事晋朝

言改出多門故也從征太原流矢中額尤戰
不已太宗親至其帳抚之北伐班師次金
臺駟軍潰太宗令率軍士千余止之翰請
單騎以方畧告諭申遂定不戮一人以復命
太宗喜回翰輸知定州沿邊諸軍並受翰節
度軍市租儲所其專用會李漢超崔彥進破
契丹于徐河契丹移西山坑谷死者不可勝
計俘馘數万他物又千倍焉擢武泰軍節度
使改鎮威德至旗方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

諭以村福乃相率出境又徙鎮安帥高陽
名還以疾留京師疾間見太宗言曰臣
不願死于家願馬革裹尸死于邊太宗壯
其言復令赴治所卒年六十三贈侍中翰
沉毅有謀所至多成功輕財好施死之日家无
余資晚年酷信釋氏云太宗為牙校累迁富
州刺史太祖征太原城未下会盛暑太祖
祖深恤士卒次班師懷忠言曰賊嬰城自守
度其内无儲餼外无援兵豈是以久抗王師
忠愿执銳先登必取之不然死于賊太祖
壯其言俾攻城中流矢几死太祖嘉之迁
富州團練使太祖幸西京有迁都意懷忠
乘間言曰汴都步漕江淮米四五百万斛贍
軍数十万計帑藏重兵在焉陛下遽次都
洛臣实未見其利会晋王克以為言太祖
祖曰迂洛未又当迁雍晋王扣其指太祖
祖曰吾将西迁者无他扼山河之勝而去冗

兵循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晉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太祖不為晉王出太祖謂侍臣曰晉王之言若後之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不果遷遂還京師太宗即位改防禦使拜大同軍節度使卒贈中書令

田重進幽州人也周顯德中召幕為率隸太祖麾下太祖受禪遷御馬軍使累積戰功官至刺史太宗即位為靖難軍節度使

雍熙中領兵從飛狐踏破虜中獲其驍將大鵬翼并契丹渤海三千余人斬首數千級逐北四十里下飛狐靈丘守城以功改彰信軍節度使徙鎮成德永興改知延州復還鎮卒年六十九贈侍中重進朴愿不知本太宗在藩即愛其忠勇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與晉王所賜也重進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尔卒不受太宗嘉之既即位謂其无私交故始終安遇焉

米信旧字海進本奚族也少以勇悍閔周太祖即位隸護圣軍太祖提禁兵以信隸麾下宋吳迁至林州刺史太宗即位以為高州團練使領洮州觀察使太宗征太原以信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太宗既平太原遂移師伐契丹師還信以功擢保順軍節度使時信親族多在塞外會兄之子全自朔州挺身來謁太宗遣全乘傳詣代州伺間迎致其親屬發勁卒護送之既而全宿酋踰年

虜境斥候厭竟不能致忼慨曰我閔忠孝不兩全方思以身殉國何以親族為北望号慟戒子姪勿復言迁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徙鎮彰化太宗征幽薊命信將出時西北道行營馬步軍敗契丹于新城契丹率軍復戰王師稍却信獨以麾下走衛率三百禦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信射中數人麾下卒多死會暮信持大刀率中騎大呼殺數十人敵遂小却信以百余騎突圍乃免坐失律当死

詔原之責授右屯衛大將軍明年授彰武軍
節度使改鎮潢海信不知其所為暴橫于是
太宗命何承矩為其副委以州事及承矩領
護屯田信遂恣為不法州卒三百餘皆因之
太宗知之召為右武軍上將軍明年判左右
金吾衛伏事未踰月以死名被捶撻者甚中
強市人物妻死買地營葬妄發居民家墓奴
之父老病箠之致死為其家人所告下御史
鞫之信具伏獄未上而卒年六十七贈潢海

軍節度使

東都事略卷之二十九

列傳十二

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也父福進士後唐周官至天平軍節度使福進節制鎮州繼筠補牙職以偏師出土門与并人戰斬首数千級以功除刺史契丹入寇又擊敗之世宗征瓦橋關命繼筠以所部出百井道以破并寇宋與以繼筠為棣州團練使關南兵馬都監加防禦使太宗征太原繼筠奪并人汾河橋

東都事略卷之二十九
三

又敗其軍于城下擒其將張環右斌以獻開
寶三年太祖親征太原契丹來援繼筠屯
右嶺關追奔數千里斬千余級獲器用甚多
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于城下并人奪
器以功拜建武軍節度使繼筠屢以少擊中
在塞上二十年胡人畏其名繪其像而拜之
卒年五十一贈侍中繼筠兒童時嬉戲必分
布部伍為戰陳狀及長善射深沉有謀与士
卒同甘苦子承矩

承矩字正則從繼筠討刘崇除開廐剝使太
平吳國中監兵泉州久功迁開廐使知河陽
徙潭州居六年降淄州刺史倉本滄州事時
契丹數寇邊承矩請屯兵于順安砦西關易
河溝口引水東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
築隄瀕水以助要害太祖用其策屢為遼
為患訟者多以為非承矩授漢魏至唐故事
以折之詔以承矩為河北制置屯田使遂
獲雀蒲魚蛤之剝而稻田步入六助邊餉自

是高陽平海以祗順安絕胡寇奔冲之虞又
言順安至西山不遠百里亦多川源慮因而
廣之用息外患朝廷虽嘉之未及行也自滄
徙雄州契丹万騎夜通城堞以承矩出戰
獲其首所謂鉄林相公者虜始引去復徙滄
州 真宗即位知雄州嘗上疏請和戎為息
民之利進英州團練使知瀕州契丹修好
真宗益善其有謀又命知雄州拜本州團練
使時虜使初至承矩以為待之 禮宜以中
庶可久也 真宗嘉納父之奔州卒年六十
一贈湘州防禦使緣边及涿易州軍民閱承
矩卒无不流涕相与至雄州發哀供佛何氏
世為名將而承矩好拳有文所与游者必矣
士大夫 太宗嘗遣内侍賫御製并出積五
十余軸又面付手札以寵之初降團練使
真宗謂宰相曰承矩知出好名以才能自許
宜授以美名遂除英州及去雄州請以李允
則自伐允則亦良將也承矩御下以誠同其

甘苦民有告机事必与嘆语无所猜忌故虜中動息无不逆知其後虜使者言虜中畏服其名云

李謙溥字德明太原人也少通左氏春秋仕晉為供奉官至周任刺史嘗晉州兵以偏師屬控太原而屠城畧地功為多隍州關守謙溥揖州事至則浚城隍爇其備未旬日而并人至方盛暑謙溥服締絡揮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不敢動因以犯死

士百人夜縋城街救陷賊營破之逐北數千里斬首千余級為涇州巡檢改丹州刺史建隆初移慈州久之謙溥與孫延進沈繼深王睿進兵太原畧地謙溥為昼出人進退策車不能用及班師又謂曰今退兵彼必來乘我宜整甲為備諸將亦不應果為并人所襲狼狽奔走獨謙溥兵成列并人遂却復移隍州刺史築保安平等砦敵人十年不敢犯境有招守將劉進勇力絕人屬以少挫甲并人

患之潛為蠟彈出以間進倖遺道中晉帥趙
贇內之以間太祖詔譙溥械進闕下譙溥
言并人欲我殺之也臣愿以血屬保其死它
奏至太祖為釋進賜金帛開寶中名為濟
州圍練使會邊將失律復以譙溥還蒞隍州
其後以疾至京師卒年六十二譙溥忼慨
重然諾所賜甚厚皆不遺將士故為其所用
者莫不尽力子允則允正官至河州圍
練使

允則字垂範以父任為濟州牙內指揮使譙
溥卒任左班殿直少以才畧閔太平興國七
年初置靜戎軍擢允則領之日是屬奉
使諸路知潭滄雄鎮略州而雄嘗再蒞烏湖
南民步輸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出絹一
丈三尺謂之屋稅絹始戶給一牛步輸米四
斛牛斃尤輸謂之枯骨稅皆馬氏暴斂之余
允則治潭州悉奏除之湖湘山田民不耕懇
允則下令給諸軍芻皆輸粟芻由是山田遂

无遺地潭州旧分兵戍邵州允則謂蛮不擾而益戍兵是長边患也六遂奏罷初五滄州葺營壘多開井泉言者以為擾未几北寇圍城近郊老幼皆入城堡而水不乏又以水乏硯壘成深泥虜兵遂解自真宗名而語之曰須有言卿擾民者及寇至始見其利也王超之敗人心危動允則劝使哀徑向師而哭以解甲忽仍趣整師以進十真宗閱而降詔褒勵之雄州擢場禁通異貨還者以珉玉帶及婦人首飾交易者允則從之曰此以我有用易彼无用也周世宗始以瓦橋關置州民居唯結第允則教以陶公私營造皆易為瓦甍關又合外旧甕城子大城為一始創關城烏浚壕起月隄環以溝塹增廣關承翰所修屯田架橋引水作梁築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所以設險者備矣旧城樓可望十里以為斥候允則曰南北通好安用此為命毀之後乃徙浮園于北原上所望踰三十

命將為閔城也先建東岳祠自以黃金百兩
為供器道以鼓吹民間競以金銀器獻久之
密徹去而捕盜移文北界曰以護祠為具板
築城就而虜不知也雒州上元日不張灯允
則結綵為山聚優樂縱民夜遊諜知虜人欲
覘灯乃率同僚會城北俄有衣紫胡人至出
妓女列侍延之傳舍矧語而罷密使縱所乘
騾而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閱為虜主
所誅矣嘗宴兵而甲伏庫火終宴不救亦真

宗問其故對曰兵械驚火甚熾當宴而燔奸
人欲以計見動若捨宴故火其誰不它窺測
也真宗善之雒州諜者嘗告虜中要官問
遣人京師造茶籠燎炉允則使倍于直作織
巧无毫髮之異耳先期至則携之入擢茶使
茶酒班多口者夸說其巧令蕃商偏覘之如
是者三四曰如蕃官所作已過乃狀之不復
出虜中相傳謂允則賂之恐有奸愛蕃官无
以自明乃被殺允則為長吏或于市中下馬

過富民家入軍營與嬪媵笑語无所間然富民犯罪未嘗少寬假契丹机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无及景德以後因信往返儀制所及費用皆其裁定智識開敏处事審當其方畧施設虽游观亭莫不有所寓也允則官至宥州防禦使卒年七十六

馬仁瑀大名夏津人也少不好李与群兒戲必為行陳之状自称將軍日与之以約鞭其後期者群兒畏服及長善射周太祖鎮鄴仁瑀

年十六日未見帳下太祖函置左右廣順初補内殿直世宗即位令太原刘崇入寇世宗親征至高平周師不利諸將引退仁瑀曰主辱臣遂死躍馬以進大軍乘之崇敗績擢仁瑀為弓箭控鶴直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迁内殿直都虞候又後平三關恭帝即位仁瑀從太祖北伐宋兵以佐命功迁貴州刺史為鉄騎右廂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扶州團練使從平澤潞以功領常州防禦使改兵州

漢州初平詔仁暢領荆南諸郡不數步復其地朝廷將平蜀又以仁暢領川峽諸郡不皆蕩平薛居正知貢奉仁暢以貢士屬之為御史所劾又坐与后族急爭出為密州防禦使太祖征太原命仁暢巡邊敵聞其威名不敢出遷瀛州防禦使兄之子因醉誤杀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過誤尔愿以過失傷論仁暢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吾勢橫恣耳非過失豈可以已之親

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移知遼州從征太原有功又從征范陽擊虜于芦花北師還遷朔州觀察使判瀛州七年卒年五十贈河西觀察使

李漢超字显忠雲中人也始事鄴即范延先不為其所知又事鄴帥高行周虽知之而不甚親也今周世宗鎮滋淵漢超遂妄質烏仕周至殿前都虞侯宋兵遷恩州圍練使從平李重進以功領齊防禦使關南兵馬都監漢

趙在閩南人有訟漢趙強取其女為妾及貨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趙未至閩南契丹如何曰步若侵暴曰今復爾即曰否太祖曰漢趙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尤愈于農媼乎使漢趙不守閩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遺之密使諭漢趙曰亟還其女并所貨朕姑責汝勿復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趙感泣誓以死報奔棣鹽海之利數倍它郡

何繼筠在棣漢趙在奔皆乃用以養士而朝廷不計其所費在郡凡十七年有善改奔人愛之嘗詣闕求立碑太祖命率更令徐鉉為文以賜太平興國初除應州觀察使判奔州明年卒于屯所贈太尉忠武軍節度使漢趙善抚士卒与之絕甘分少死之日軍中皆殞涕子守恩官至隴州刺史部芻粟旱海為賊所邀死之郭近深州博野人也少貧賤依邢州鉅鹿富

人家傭作有膂力多結豪杰俟飲博人有飲
殺者之富人嬾竺氏陰告之乃至晉陽漢高
祖苗之帳下北寇屠安陽高祖進拒戰虜敗
走以功除刺史及德光盜京師復北徇進請
以奇兵間道名詔州曰定河北諸郡仕周改
登州刺史郡多寇盜悉為翦除吏民愿紀其
事命近臣撰文賜之改刺衛州河朔盜匿汲
郡山間者稍中問者出摠奪久不能滅進往
攻勦絕之民以安居于是郡民又請立碑紀

其事改詔州園練使有善改郡民又請立碑
詔左拾遺鄭文以賜其文進嘗植柳種荷芟
偏城其後郡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郭公所
種也 太祖將征澤潞迂本州防禦使克西
山巡檢以備并寇嘗領兵与曹彬王全斌入
太原境獲數千人 太祖征太原以進為河
東道忻代并州行營馬步軍都監招練山後
諸州民三万七千余口始進在西山 太祖
每道成西山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尤赦汝

郭進殺汝矣有部下軍校告其陰通太原將
自異志者 太祖詰之軍校辭窮曰進御下
爰臣不勝忿怒故誣之耳 太祖命執與進
令自誅進釋不問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
我奏汝官敗則降勿復來軍校往死戰果立
功而還進奏乞命以官 太祖不可曰汝謹
我忠哀此後贖汝死爾進曰若然則今後臣
不復死人矣 太祖于是命以一官 太祖
嘗命有司治第賜進蓋以蒲瓦有司言旧制

非親王公主之第不用蒲瓦 太祖曰進控
扼西山十餘年使我无北顧之憂我視進豈
臧兒女耶太平興國初領云州觀察使判邢
州至是進訪竺氏婦已死而家甚貧以其女
如已子厚其資裝以嫁之以報婦德進善听
訟能以鈞距以其情御中有方畧軍政嚴肅
前後二十年不易西山巡檢之任 太宗征
太原命進控石嶺關契丹來援進擊敗之并
人 氣時田欽祚護石嶺軍恣為奸邪以他

事侵進、剛忿不能办乃自往死年五十八
贈安国軍節度使

姚内斌芦龙人也少仕契丹周显宗来世宗
北伐我太祖将兵至瓦桥关内斌为关使
開門請降世宗以為汝州刺史国初平從平
李筠改刺魏州太祖以西鄙為憂以斌為
慶州刺史我不敢犯塞号内斌為虎盖畏其
勇也在慶州積十余年卒年六十四
董遵誨范陽人也父宗本事幽帥趙延寿為

延寿所惡遂奔家奔太原漢太祖乃之以宗
本以為隨州刺史遵誨補牙校有方畧善御
狄戎周世宗時從韓通討秦鳳擒蜀招討使
王逵攻淮南下合肥又從韓通平雄霸二州
以功至驍武指揮使太祖以西戎寇边守
通还軍凡十四年蕃漢悅附許以便宜制軍
事初太祖以其母在契丹也令人賂边民
使迎其母送于遵誨遺外弟刘綜貢馬
以謝太祖解其服真龙盤珠衣命賞賜之

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 太祖曰吾委以
方面不此嫌也太平興國六年卒年五十六
賀惟忠忻州人也初隸周世宗藩邸補供奉
官不辭而去世宗怒不復用宋吳始授儀鸞
副使令知易州捍禦有功遷正使 太祖駐
常山以為刺史易定初等州都巡檢使常中
矢劍發而卒惟忠知本曉兵法抚士卒均其
心威名震北虜故十餘年契丹不敢南牧云
王彥昇字光烈蜀人也後唐平蜀徙家洛陽

周顯德末為散員指揮使從 太祖北伐至
陳橋以軍中推戴而還時韓通為侍衛親軍
副都指揮使在殿閣閣變皇惧而灼彥昇遇
通于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為彥
昇所害 太祖聞通死大怒乃斥彥昇為唐
州刺史久之徙原州防禦使彥昇殘忍在原
州戎人有犯漢法者會賓客則引而前以手
捽其耳大嚼沃以卮酒前後所啗數百人並
塞數年戎人畏之无犬吠之警卒年五十有

